

感之感雜

著 瘋 季

行 印 店 書 智 益

· 感 之 感 雜

著 瘋 季

行 印 店 書 智 益

康德七年十一月廿日印刷
康德七年十二月卅日發行

雜感之感

定價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自

不準翻印

著作人

李季 瘋
新京北大街三十號

發行人

宋逸 民
新京北大街益智書店

印刷人

劉守 業
新京西三道街財神廟胡同廿三號

印刷所

益智書店印刷部
新京西三道街財神廟胡同廿三號

發行所

新京市
北大街

益智書店

電話二·五一九一番
振替 新京二三五六號

雜感之感

(代序)

一 友與敵

倘如朋友，就是那以虛偽的感情和功利的條件所維繫的朋友，倘如敵人，就是那以正義相攻擊和真理相諷勸的敵人；則我對於這樣的朋友，覺得可悲，對於這樣的敵人，覺得可愛。

昧於友敵之義，率用其以個人爲本位的感情，實是表徵了『人性』的喪失，不但是我們的悲哀，亦是我們的恥辱，然而自以爲善良却不知善良之本質爲何物的人，是不知道這個，也不想知道這個的。

證說了生活就是鬭爭的，是柏格森，是黑勃爾，是柏克頓，是許許多多的我們先生的勇士們的壯蹟；對於這個尤其解說得分明的，是辛克萊在他的巨作『新世界文學史』裡面的話——他說：『藝術家的偉大精神之中，是以鬭爭爲起始，』也說：『人類歷史是鬭爭歷史，就是人類歷史的創造歷史的事實。』然而這鬭爭，不可是以個人爲本位的鬥

爭，而是率同了一樣生物或一樣人類，對於自然和異樣生物或異樣人類的鬥爭。有着這種意念的人，他是沒有世俗感情下的友與敵的——我們願（不，是必得）解釋這個就是「人性」。

能認清楚了友與敵的人，則其人性存焉，人性全焉。

二 批評家的任務

『批評家是幫助讀者去理解一個作品，是幫助作家去檢討一個作品的。』這話不祇是愛利哦特（Iligate）如此說，是誰也能憑信的。

批評者之作批評，他的對象，決不是為了一個作品，一個作家，而是有了多數的作品多數的作家，尤重者是為了多數的讀衆。

一個低能的創作者，可以無目的地創作；可是一個無論如何低能的批評者，却不能非意識的批評。然而那『幾杯香冽的美酒就可以麻醉了藝術的良心，一點淺薄的虛榮就可以擾惑了作家的理智。』的事實却是一個例外；因為有的朋友弄不清文學，却大談主義。

被批評正是光榮，被指摘也決不是恥辱，魯迅翁也曾經說過：「無言是最大的輕蔑。」我想，一個作家，一篇作品，却像一隻狗，一潑屎，敵人家瞧了一眼就走過去了，那才是最大的痛苦吧？然而對於作品不想要人家去理解，不想自己去檢討的作家，是不知道這個，也不可能知道這個的。

批評者原不妨賦送葬之歌而永緘尊口，然而聰明的作家們却是自我封鎖而走進墳墓了！

批評家（倘如有的話）很簡單，他應該想怎樣使作品有用，使作品怎麼有用！反乎此的批評家我們是不需要的。作家（倘如有的話）也並不神聖，他如忽視甚至於敵視批評，他就會滅亡的。

文壇永無批評，便永無創作。

三 所謂英雄

機會主義，倘然因為空閒的便宜，獵取了自認為滿意了的譽望和地位，因而便有領袖羣愚的雄心，說來可笑，亦復可憐！因為這樣的人，是不知道我們的社會中，是不需要

英雄，領袖，而需要平凡的朋友，握起手來的。

一個人能夠拍胸脯，瞪眼睛，以至於「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乃輕死生忘利害，想和一人兩人之間競一日之短長者，這不是英雄。因為一隻狗也會向人狂吠的，而且即使我們獲得了狗的勝利，也決不是光榮吧！假如「英雄」這兩個字至萬不得已不可消滅的時候，則我們所承認的，祇能說是羅曼羅蘭所謂「心情偉大的人們」，也就是對於那爲了人類共同生活的建設而犧牲了自己的，如那耶穌，如那蘇格拉底，如那蘇非亞，如那貞德……一切偉大的男與女們，我們才該說是英雄。

拿破崙，呼必烈之輩，也許因爲他們的事業（世俗之所謂事業）確定了他們英雄的封諡，但是未來世紀的人們，決不像過去世紀的人們那麼愚蠢，還會盲目擁護那利我主義者。

一個人，當他迷戀英雄光榮之夢成，正是他失掉英雄身份之實始。

四 作家何處去

一個作家之所以成爲作家，是爲其作品而存在的；一個作品之所以成爲作品，是爲其

讀衆而存在的；無讀衆則無作品，無作品則無作家，這該說是一個『鐵律』。然而那自命作家，却罕有真正的作品，即使有作品，却推銷在滿洲市場不想以滿洲讀衆爲對相的這個邏輯我們不能解釋。

社會輿望對於作家的要求，不是爲作家本身要求而是向其作品要求，也就是爲了其作品的讀衆而要求。一個人抹煞一個作家，決不是就可以代替這個作家，社會上毀滅一個作家，也決不是接着就可以產生一個作家；所以，一個作家的被抹煞與毀滅，並不是我們的『文化』（假如以這個爲出發點的話）之福。可是，一個人去矯正一個作家，確正是去扶持一個作家，社會上培養一個作家，那才是實際上完成一個作家；所以，一個作家的被矯正與培養，寧認爲絕對是我們的『文化』之幸。一個畸形作家之被抨擊而沒落一個前進作家之被提引而昂揚，這在作家之本身的感情反應如何，你們不必去管然而若干讀衆却是絕大的收穫；明乎此者的作家，則其對於社會的輿望將不會感恩也不會抱怨的。

安特列夫的沒落，紀德的轉向，都不是偶然的；依此我們可以想到今時代的意味下是

包括着如何的一般讀衆，是需要如何的一種作品，而我們的作家該如何地去把握這樣需要某種作品的讀衆。我想，偉大如安特列夫，紀德者流，且不免因時代之轉移而升沈了命運；那麼，偉大之不如安特列夫，紀德之流者，如欲身爲造物主而自創命運，除非是走進牛犄角裡去以永安於自己的小天地中吧。

五 文壇的論戰

文壇的論戰，非自此地始，亦非自此時始；想否認這論戰的存在的，祇好去推翻歷史吧。我始終承認着，文壇論戰，在其時間的意義上，是頗有價值的；因爲從這論戰中，可以逼出許多話，可以趕出許多道理來，也可以成爲變相的批判。

有口儘可以說，有筆儘可以寫？這倒不是誰恃着他有優良的戰具，就是誰說倒誰寫倒誰，也靡關係；在說與寫者的本身也許是一種損夫，而在讀衆却是一種收穫。這論戰的價值，即使不出於論戰當時論戰所表現的本身，然而也出於論戰當時或過後的影響——因爲那能決定了一個作家的理念，可以改變一個作家的意識，至少也訓練了一個作家對於羣衆感情的認識。所以，祇要不是『狂犬吠人』，祇要不是『村婦罵街』，在這個真

理沒有貫注和統御每個作家的頭腦，因而不能不有是非之辯的時候，文壇的論戰，我們不能反對，最祇也不該逃避的。（不想度文字生涯，不想擔負文字的使命的人，不必求之例內。）

被稱爲在滿日系作家的滿洲文學評介者大內隆雄先生，在『健康滿洲』八月號上，有『無謂的論戰』一題，不但指今日之謂戰爲無謂，同時且說滿洲沒有真正的批評。假如這是事實的話，我們希望指出這事實的人，應該在同時說明了怎樣爲『有謂』，怎樣爲『批評』；而所謂『無謂』者在哪？所謂『非批評』者在哪？——這不是我們對於大內先生有什麼要望，而是在摘戰者的本身是該有這種深切的自覺的：說到一個問題的時候應該具體一些，負責一些。

大衛生可以諷笑詩人道生，屠格涅夫和杜斯退益夫斯基兩文豪可以作對：文壇的論戰不是自此地此時始；我們沒法反對，也不能反對，祇要不是『狂犬吠人』，祇要不是『村婦罵街』，在此地此時，勿寧說是需要。

六 一般的要望

在此時此地，果是沒有真正的作家，沒有真正的作家呢？還是沒有真正的讀者呢？身非作家，曾無作品，而苦於無書可讀的人，都可以然了這個。但我記得藝文志同人的『文學人』（因為手邊沒有這本書）上說『文學人』之一流作家苦於滿洲沒有讀者要走出滿洲而走入世界文壇了，我不知『文學人』之一流的作家的作品是需要什麼讀者？而我更不知既不以滿洲讀者為對相却把『文學人』推銷在滿洲市場？文學人誠有如此的文學人，我們真覺得遺憾。

在今日成爲時間的貧乏的現空間，我們決不祈禱（除非是喪心病狂）一個文化人（所謂文化人）一個文化紙（所謂文化紙）的沒落和滅亡；而是希望牠怎樣成爲有用以供作精神飢渴的青年的珍貴的食糧。我們就是不願（勿寧說是不忍）自己在封建勢力裡兜着圈子，同時也給別人套上籠頭。這就是我們之所以要望於一般作家的，要望於一般作品的緣故。

九·八·後夜

雜感之感 (目次)

雜感之感 (代序)

一

消閒談

閒與忙

二

藝術與生活

三

公平與真理

五

拜金主義

七

言與不言

八

聽了放送話劇

一〇

寫給一個失戀的青年

一一

戀愛與生活

一三

托爾斯泰與尼采·····	一五
答一未面的青年友人·····	一七
怎樣作人·····	一九
再答一個未面的年青友人·····	二一
真理的犧牲·····	二三
寫在大同劇團公演『巡安』之前·····	二五
又答我未面的青年友人·····	二七
工作的信心·····	二九
信仰什麼呢·····	三一
靈魂之獻·····	三四
怎樣興建滿洲密劇·····	三五
所感·····	三七
默的人·····	三九

又是答一個未面的年青友人	四〇
人生是什麼呢	四三
一點自白	四五
談到本題我說些什麼呢	四八

促膝談

前言	五二
獸子的生活	五四
我們要忘掉我們自己	五六
關於批評	五九
我們的友情	六二
哲學是什麼	六四
答史介先生	六七

我們需要真真實實的下照工作……………六九

答鄉漢先生……………七二

消閒隨筆

爲什麼……………七六

文學一題……………七八

人生是快活的……………八〇

幸福與快樂……………八二

人我之間……………八五

劇專的話……………八七

關於劇專……………八九

季節的文學……………九一

怎樣寫作……………九三

送別一個友人……………九五

一友人之死……………九七

抄幾段書……………九九

屠格涅夫的話……………一〇二

消閒而已集

也是詩話……………一〇六

也是詩話……………一〇八

關於家庭

要家作什麼……………一一一

新家庭的建設……………一一三

何以家爲……………一一五

人生三部曲……………一一七

別了一個友人……………一一九

爲了什麼……………一二一

怎樣緩和『父與子』的衝突……………一二二

生活之書

生活之書……………一二七

真理之辯……………一二九

習慣的擺脫……………一三二

不以成敗論英雄……………一三四

有志者事竟成……………一三六

災病中的感情……………一三八

消
閒
談

閒與忙

唐人之詩云：『舉世盡從愁裡老，誰人肯向死前閒？』此哀世人之苦於奔忙也。宋人詩云：『不得大隱暫中隱，却得長閒勝小閒』，此喜生活之得清閒。按此義而論，則閒爲貴忙爲可鄙，但岳武穆之詞則云：『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此鼓舞人之忙的精神，曾文正公則云：『世上斷無難成的事業，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此斥人之閒的頹敗也。按此義而論，則又忙爲貴閒爲可鄙矣。

究竟此匆匆『七十古來稀』之人生歲月，果是忙碌爲本分，還是清閒爲幸福呢？我說忙碌亦爲本分，清閒亦是幸福。假如說人生是『享受』則清閒原好；倘如說人生是『賜與』則忙碌亦未爲非。我同情忙碌，我也不反對清閒；但要看法爲何而忙，閒因何而閒。

那在彈丸穿屋的時候猶筆不停揮的黑格爾，這種悠然暇豫的精神，我們當然沒法反對而那奔走呼號於彈丸如雨之中的菲希特，我們更極端同情。那如熱心世務席不暇煖的孔老夫子這勇往邁進勤勞不懈的意志，我們當然沒法不去同情，而那如孱弱書生撤身穢世

的五柳先生這安於清苦自樂田園的襟度，我們也不能極端反對。總之，只要閒不是爲了自私，只要閒不是爲了利己，只要閒不是貪於苟安，只要忙不是役於富貴，則忙原可貴閒亦無妨。

可是——我們讀了托爾斯泰『處於現在這個時代一有閒也是罪惡』的名言，我們聽一聽時代的風風雨雨的呼聲，倘如我們的生命既未敗廢，我們的靈魂尙復健康，則即使有閒可閒，欲閒又豈能心安……

藝術與生活

世界上沒有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沒有至真最美的生活，世界上沒有一種理性生活，它不合於藝術底至真最美的條件。翻一翻過去的歷史之頁，我們看到了托爾斯泰，我們看到了高爾基，以至於我們看到了戲劇家黑勃爾，我們看到了音樂家貝多芬……他們無不是以偉大不朽的人格正與他們偉大不朽的藝術相輝映。換句話說也就是唯其他們有偉大不朽的人格，才會產生了偉大不朽的藝術。

我們雖不能以歷史的尺度，來評量那些無緣於歷史被棄於歷史的『寄生階級』者；然而祇就空間底時間的意義來論，我們也深為那些口唱藝術而不懂生活不懂生活而口唱藝術的人，甚抱杞憂！

由於時代風氣之薰陶，藝術成爲流行的生活口號。所謂『藝術』能如此深入人心，自然可喜；却是我們目覩那借藝術招牌而茫然於藝術內容的蠢然而動的人們，我們又未免頹然若喪！

昨與M君談某劇團的一位內部權勢者，據說便是如上所言的人物：他一方面既茫然於藝術，一方面又無知於生活；但是他也唱藝術的口號，他也打着藝術的大旗，他也居然能存在於滿洲的藝術界數歷年所，而且也居然獲得了『才子』的名銜。他的知識，就僅限於硬翻直譯，他的行爲，却是玩弄卵翼下的無知女人，以致戲事荒唐，人材却步，終於把一個輝煌偉麗藝術團體，至今終被人一般鄙爲隱惡潛好的毒草荒園。從此以往，我真不忍代想，該某個人之前途，該劇團全體的路，和我們所謂滿洲文化之所給予羣衆之影響！

爲了該劇團的全體，爲了滿洲的文化，甚至於還爲了該某的前途，我們篤望該某從速覺悟，及早回頭，也許會突破了長夜，走入黎明，也許會以懺悔鋒鏑，能削除前此之惡籍；不然，藝術的法庭自會有裁判你的條文啊。你看你前路按排着的生活之刑具吧！

那不必問了，什麼是藝術，對於此夢中人將永遠昏迷。祇有你嚴肅合理的生活，便可作你藝術之路的導光……

公平與真理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到底怎樣才算公平？『個人主義說是對個人人權的保障全體主義說是維持全體的安全，』到底那個是真理？

我相信——惟有公平才能表現真理，惟有真理才能代議公平。我不知道什麼叫真理，我以爲那真理必是爲了多數的幸福與光明的指針；我不知道什麼叫公平，我以爲那公平必是取得了多數的表面與內心的同意。至如那『是非自有公論』的話，有時固然不錯，有時也未必全然。所謂蓋棺『論定』未必定論——這我們知道自古以來多少的學說人格的

論辯迄於現在還沒一致的解釋，那麼連『千秋』自有公論的話都不成立了。然則，公平何在？真理何在？可是我們眼見人類的歷史並沒有到最後之一頁，公平的真理還在潛行未已；我們相信終有真理戰勝了一切的那天！

古人所謂，『大智不惑』的話，正是說認識真理，執行公平的人的精神，他們永遠不盲從，不阿諛，不苟合，他們有絕對的信心，可不是臆度的武斷，他們有固執的理念，可不是虛無的夢想。，雖然是周遭的鬼蜮，雖然是有着進路坎坷，他們決不恐怖，決不猶豫。

說一點公平話，作一點公平事，這是我們對於真理最低的勞役；發現一點真理的系念躬行一點真理的信條，這是對於公平最低的認識。唯有我們認識了公平，才能知怎樣作真理的勞役。魯迅翁之歿後，頌之者指不勝屈，魯迅翁之在日，罵之者亦大有人在。但看了中流上所云：

『他那垂老不變的青年情熱，至死不屈的戰士精神，將與他深湛的著作永留人間。』而那頌之者，罵之者，縱然是『言之有理』他們所缺少的却是那真正感人的情熱與精

神終於在這位巨人的面前失掉了光輝。從這我們也可以相信世間畢竟是有着公平，有着真理在！

拜金主義

我最討厭一個人向人家問薪金（或月收）——尤其一個關係不深切的人。

這並不是沾染了外國人的習慣，實際上本來這種「應酬」本不必要。倘若祇是問問而更屬多餘！而一般之所以不免爾爾者，正因為他們太看重了金錢的緣故。

其實，金錢固然能左右生活，實質上支配金錢的還是信用——譬如國家的鈔票，個人的借款，無非是靠着信用而已。今時代之支持信用者是金錢；將來也許支持金錢者有另種東西。所以我們該重視信用，不該重視金錢。

一個人生存活動於大社會裡，他有腦力，他有體力，他有良知，他有良能（這都是信用），這就是他獲取生活的工具；金錢祇是一種假定的介物而已。

處於傳統生活制度上的我們，所以不得不借重金錢的原因，祇是為其是我們生活的僕

役，我們要利用金錢；可是那過分看重金錢的人，就是過了僕役的生活，爲金錢所利用。

世界上再沒有比懷着奴隸的心情，過着奴隸生活的人再可憐了。而我們眼前分明見得熙熙攘攘的金錢的忠僕！

林語堂跑到美國，受了黃色的誘惑，於是便歌頌美人豪華生活的幸福，這正如他自己所說：『一個粗糙的唯物論者』。這正是他對自身階級擁護的鄙念，因爲他看了受惠於金錢者的富貴，他還沒有去看美國下層社會中也有着那爲金錢所壓迫的窮民。

造成人間罪惡，無往而非金錢，社會上之有了掠奪欺騙，也無非爲了金錢，因爲大家都過分重視金錢，所以各個吞剝別人，充實自己，一直至死方休；因此就造成社會高下牴牾的狀態。我相信：拜金的主義不亡，健康的社會不生！

言與不言

一個人，應該說的話，一定要說，能夠說的話，一定要說；可是應該說的話，『有時

却不能夠說，這其中的甘苦，決非「無言」之士所能領略其萬一！

一個，壓制別人應該說的話，那是惡漢；逼人說不能夠說的話那是蠢笨。

所以，『言』之者，自有他『言』之道理；『不言』之者，也自有他『不言』的苦在。倘如他『言』而無何道理，『不言』而無何苦衷，這種失掉衷了語言的人類，就名之爲『啞叭』也不爲形容過甚。

倘如，世間能容得真理在——至少能容得一部的真理在，有話不妨公開說，然而那可必得有『道理』，若是沒道理之『言』，縱然公開於若干羣衆之前，也徒浪費羣衆的精神而不知其所以。

世界上有的是顯明的事，不必煩言，甚至可以不言。譬如拿破崙之不足以被吾人崇拜就時代之意義來說，已無疑問；然而有人爲拿破崙辯護者，那就不足與言了。甚至於爲拿破崙辯護者祇知崇信着他是英雄而沒有具體的分析，這種人我們雖欲與言，亦徒浪費齒沫。

世界上有三種人不足與言：

一，崇拜偶像者，不足與言。

一，無『追求真理』慾者，不足與言。

一，自私者不足與言，

我還記得一句俗話：『光棍一點就透，恐人棒打不回』所以『下愚不移』者，亦不能與言。斯所以，應言則言。不應言者，吾欲無言矣。

聽了放送話劇

昨夜聽了一齣放送話劇：劇情是以宣傳為本旨，以愛情為骨幹。
不祇昨夜；我聽了多少回的以宣傳為本旨，以愛情為骨幹的話劇。

我們固然沒有權利來過問那『宣傳』可是我們却有理由來反對那『愛情』！我看過許多年青的朋友，他們為失掉愛情而苦悶着，我看過許多年青的朋友，他們為得了愛情而銷沈着。我不知道為什麼那些『作家』（只好用這兩個字）們還在那裡煽動，誘惑，挑撥，難道還怕他們苦悶不夠，銷沈不夠？

又豈是我們離了愛情就不能生活？又豈是我們離了愛情就沒有故事？事實縱有如此，事實未必盡然如此。鮮勒Shelle雖說是「人間的劇場是飢餓和戀愛演成功的」；可是在今時代下，難道你不承認飢餓問題較戀愛問題爲重？

你想指導現代青年的戀愛嗎，你可知真義的愛情還得從真義的生活入手？你再不當愚蠢地墮入如中國過去「革命戀愛小說」的公式啊，朋友！

沒有一件涉及愛情的製品，它不使青年憧憬愛情的，沒有一個憧憬愛情的青年，他不耽誤事業的進路的，我的「作家」們！倘如你擔心着他們將會不自己地踏入愛情的坟墓，你要知道導引拯他們的是生活的援手，還不是愛情的自身啊！

寫給一個失戀的青年

近幾天來敏感地對人間現象，又觸得了新的苦惱，當我伏案執筆的一頃，就聽到無線電裡所謂放送話劇，一碰耳朵就是——愛，愛，愛……：

我和平凡人一樣的平凡：我不像巴枯寧那樣有生理上的缺陷，我也沒有哥德那樣偉大

想的自裁，而且我還正在年青，我不是像那中年老年人自己失掉了青春便輕視以至於忘置青年的感情，我嘗受過一般青年人所有的痛苦，所以我同情一般青年人所有的痛苦；唯其如此，我老是想用怎樣殘忍的理性來平抑青年的感情，在形態上雖近於冷酷，而我內在的血流却又是若何的熱烈澎湃？

記得，在兩月前，你那生疎的名子知險型出現在我的視野的時候，你以顫抖着的心靈向我嘔吐你失戀的悲哀，而我照例以殘忍的理性平抑你的高壓的感情，你好像也有所感悟似的——當我說到一個朋友的話：『一切以經濟作基底的現社會，單靠感情來維持的朋友是不可靠的。』之後，但我知道那你祇是一刹那的自裁感而已！

是你也熟念我所引用太戈爾『生命因失掉愛更爲富足』和屠格涅夫『愛情純是一種想像的情緒』的話，但你却又說是『不過我在“幹去”的路上，我是多麼要身心的溫暖約！』呵，我真不知你受了什麼時髦毒——溫暖！

我很悔，我愚蠢地寫了一個婚姻的小說，想告訴別人怎樣談婚姻；其實不如告訴別人都不要談婚姻。我想，也許吧，倘要大家都不能談婚姻，那却都能懂得婚姻呢。

有人說是『女人是個人主義的熱心擁護者』，這勿寧說是『愛情是個人主義的熱心擁護者』吧？一個茫然踟躕於生活大道的青年，竟會以愛情來玩弄摧殘自己的青春，我不知其價值何在？對於這，我幾乎祇有憐憫而無同情了！

可愛的朋友，你想，一個人自己不能扶長自己，却想在愛情的溫室來培育他的青春，我不知這種自私自利的事有否和他人傾訴的必要？呵，可愛的朋友！倘如你能從側面得知我一點生活，也許不會怪我說着『風涼話』呵，

好，祝你健康起來！

戀愛與生活

我這裡之所謂戀愛，是婚姻之另義；我這裡之所謂生活，是事業的別釋。倘如人間不能根絕婚姻的存在，則我們所要望的，是不要祇為婚姻；倘如事業成爲一種崇高的物語則我們所企求的是要必為事業而事業。我們要求合理的婚姻，我們要求合理的事業，如有之，則婚姻既無妨於事業，事業且借重於婚姻；如無之，則不但婚姻有碍於事業，事

業也影響了婚姻。我們知道，世界古今並沒有幾個康德 (Kant) 幾個霍布斯 (Hobbes) 幾個巴枯寧 (Bakunin) 而一般人不能不以事業為伴侶，一般人不能脫却世俗的生活，那麼也許我們就不能否認鮮勒 (Sheller) 『無論你哲學家怎樣說，現在人間的劇場仍是飢餓和戀愛造成功』這話；同時我們就不能忽視戀愛與生活的關係是如何地至重大！

在我的身旁，有多少青年的男子，他們悄悄地被戀愛埋葬，桎梏，摧殘了以至於頹廢墮落，抑是消極，或滿足；在我的身邊，有多少有希望年青的女性，她們悄悄地被戀愛俘虜，誘致，以至於依賴，抑是退守，或銷沈。我看了多少年青的友人，他們或她們有了戀愛就忘置生活，失了戀愛就倦於生活，戀愛的本身以外無它存在了，『這生活的大敵！

戀愛真是生活的大敵，它浪費我們珍貴的時光，可是我們又分明看見哪一個人不是在戀愛着！

我贊頌，我鼓舞一個人以事業為妻子！倘如不能，亦當求戀愛無碍於生活。叔本華說

是『戀愛是人類血液的同情』。我們要知道唯有這人類同情的血液才是兩性結的良質，惟有那『同志愛』的婚姻，才有助而無害於你的事業。

我眼見得一個一個的聰明的有爲的年青朋友，戀愛竟消費了他她大半的生活，我眼見得一個一個的聰明的，有爲的年青的友人，他還不能如康德，如霍布斯，如巴枯寧以事業爲伴侶。那麼，我願獻給數言於可愛的朋友們：你記住，惟有合理的生活，才有合理的戀愛；你若想知什麼是合理的戀愛，你必得先認識什麼是合理的生活。惟有偉大的事業，才是你幸福的財產；戀愛不過是你生活的助手而已。你不要單純地迷戀於愛之慕吧！

『戀愛完全是一種想像的情緒』（屠格涅夫小說中語）啊，可愛的青年朋友們！

托爾斯泰與尼采

托爾斯泰主張利他，以至於『犧牲自己以求全於隣人』；尼采力持自我，以至於『不告訴敵人的話，連自己的朋友都不告訴』。這是人所周知的事實。托爾斯泰本原始基督

的精神唱『無抵抗主義』，尼采以浪漫的個人主義修『破壞哲學』。這二位光華燦爛的文星却各走了人生的兩極端。

托爾斯泰之所以爲偉大者，是在於他那廣漠的同情，人類互助的摯愛；而尼采之所以爲偉大者，是在於他那不屈，不撓，不奴隸的骨幹。可是，托爾斯泰之極，祇育成了無數屈伏的弱者，尼采之極，又獎進無數暴行的英雄；『無抵抗』不足說服暴行的英雄，『破壞』適足以摧殘屈伏的弱者。所以，尼采終於臨危握住他友人之手而表示懺悔，托爾斯泰與尼采，都不過發揮人生半面的真理而已。可是這人生半面的真理猶勝於無，此即是，兩位先生偉大的地方。

世紀的演變，我們知道有新的哲學來代替托尼二位先生的主張了。我們珍愛這二位先生的遺產，我們混合了他們共有生命的寶藏，我們知道破壞的激情就是建設的激情，我們相信惟有那以羣衆的幸福爲破壞與建設，才是我們真理方向的指燈；惟有那以羣衆的幸福的破壞與建設，才能鞭撻起弱者，平抑了英雄。托爾斯泰失之於熱情，尼采又太失之於冷酷；而我們所要望的却是那均等了冷酷與熱情的人類新型。

答一未面的青年友人

早班上匆匆拆開你的來函，我感動得幾乎淚落下了，從你充滿了青春的情熱與真摯的書詞，我彷彿看見多少悸動着的青年的靈魂在我身旁仰着他們憂鬱天真的臉。

我低能，甚至於無知。但我正有着像一般青年那樣悸動的靈魂；爲了這個，我同情着青年，我熱愛着青年。因而爲了我同情着熱愛着的青年：我寫了有數的文章，以至於不能自己還要寫無數的文章，這祇是向若干我同情而熱愛的友人們，作一點精神的獻禮而已。

真慚愧，你說：『讀到了先生不少的評論，使我在讀不到要讀的書的今日，能從先生的評論中，看到一絲光，觸到一點熱，感受一些力量，而不能不因滿足而喜悅，因喜悅而感激的，』這能使人滿足，使人喜悅嗎？實質上我是感到了我如何地低能，如何地無知，不能充實找獻禮的生命，而僅僅地如此就使人滿足，使人喜悅了；我真罪過：假如我的文章便足以代替了那青年願讀的書，那我便是促文化水準低降的罪人了！

也許爲了這個；不，早就爲了這個，我不能自己的寫了些有如你所說的文章。雖然那唐突了作家的尊嚴，揉傷了友人的心壁，雖然那承受許多人的否認，甚至遭了許多人的敵視；但我爲了若干青年的友人，我終不能不忍受了苦痛接試了艱辛，乃不惜大膽地表揚了我的低能，我的無知。

可愛的朋友，多麼痛心的一句話：『使我讀不讀要讀的書的今日！』但，歷史是會有來日的，它是將會把你從落寞孤獨之深淵救出來。

你說你『沒有恭維，沒有作用，』你說你『所謂欽敬，倒沒有把先生看作英雄的意思，』這我看到了你純潔的靈魂與面目，但願你抱此心情以永往那崇高理與廣漠的羣衆是將會有你率直明貴的想情安放處的。

你所說那位曾主編滿洲報文藝版的先生也許就是孟原君吧？他現在在滿映服務。我，在過去是沒曾有在我們鄉土的園田上撒過一粒藝術的種子的；也許是爲此，我才當有併時間的工作。

好了，忙，草此給你一個覆答。來日倘有暇裕，我是想再給你寫較爲長實的一封書的

雖然我不能償予你需要的『藝術見地的啓示和指導』但却想那樣作。再談。

八日晨在新京

怎樣作人

近來彷彿『作人』之呼聲很高：就是那『寫就印』的『爲藝術而藝術』的朋友也居然說起『文學第一課，還是在於：作人』了，主張作人而去作人的人，我們不反對；但那主張作人或者（？）去作人却去反對別人作人的人，我們實在有點不敢贊同。在屠格涅夫的小說『羅亭』裡畢加梭夫說世界上有三種『自我主義』者，就是：『自己生活同時也讓別人同樣的生活』自我主義者；自己生活却不讓別人生活的『自我主義』者；自己生活同時也不讓別人生活的『自我主義』者。『我們口囀着『作人』的先生們即屬於第二種（或者屬於第三種亦未可知）。

也許我沒有作過人，也許我還不會作人；但我確想作人，也想懂作人；無如生於今代之以『人』爲口號者，却不曾告訴我『人』該怎樣來『作』。據我所知道的作人之者

也許就育成了我畸形的『人觀』。（不是人生觀）。那是取得於故紙堆中的，我總覺得如那耶穌『捨小我以就大我』，如那釋迦『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算發揮了人類至真至善的性能，也許那才能算作人類至真至善的本質；乃如那哥德，那莎士比亞雖然擁有光華燦爛的藝術財產，在作人的一點上，他們都不能不讓些步。

每個人都自承是人，每個人都瞧不起別人的『人』，但我願用托爾斯泰那話說：『上帝是知道的，但是在等着』！朋友：單憑着『自我』而蔑棄了別人，抬高了自已，那並不足以確定自己的『人』之身份和評格的呵！

我常願掏開了自己的胸膛，我也常願掏開別人的胸膛，我願獻出我的血肉與身心，我也願別人獻出他血肉與身心，我想那樣才可以造成我們『社會』的一個『巨人』。爲了這個，前此有一個未面的友人向我掏開了他的胸膛，我便也向他掏開了我的胸膛——就是這麼一個幼稚可笑的故事，不料却觸動了某大作家的『靈感』說：『好大口氣！』我雖不懂什麼叫『口氣』，但被譽爲『好大』，也真覺得『光榮』不『小』了！

我真不會說話：不知怎樣說好，也許這正因爲我不會作人，不知怎樣作好……

我真不會作人，爲什麼我不會請教於「作人」者之前，爲什麼我不會討取「作人」者的歡喜爲什麼我不會保障了自身的平和，博得了他人的欣慰，爲什麼我不會阿諛，逢迎狡猾，虛僞以極人情世故之技巧……

於戲！怎樣作人？

再答一個未面的年青友人

我仍冒然稱你一聲爲年青的友人。

雖然有的友人告訴我好像你先生於我有二十多年；但我以爲那精神是充滿了青春的，我便不再願以中年以上的那種消極保守的徵候來想像你。在我們也知道魯迅翁有着『不死的青年的情熱』，蘇格拉底也被稱爲『青年的愛人』，而我們真的過着青春年月的朋友他們反倒是暮氣沈沈蹶伏不振呢，那麼，什麼是青年，什麼是老人，這當不費索解了我愛青年，不祇因爲我是青年，直因爲我愛那一點魯莽純真之氣。

我們是不忍得見，也許是我們的責任，我們的良心，不准許我們忍見，——那青年的

一點魯莽純真之氣，也將沒落，消沈。

只是，真的：「說些祇是屬於熱情的話，」又有什麼用呢？

我看了那杜思退益夫斯基上了斷頭台的時候，我看了阿爾志巴緩夫被放於那邊疆絕漠的時候，我看了那釋迦樹下的喜悅，我看了那耶蘇曠野的徘徊，他們那互千古而橫世界的巨靈之眼，圓睜睜地逼視着我的靈魂，一個突兀的可是莊嚴的怪夢，就波動了我的心流。呵，「說了僅是屬於熱情的話」又有什麼用呢？

你說「風格獨異的文章，」你說「偉大的騎士精神」，呵，朋友！我一點都不是自謙我愧對你的獎言，我負辜你的熱望，祇是我還相信「歷史是會有來日的，」我將不會永以「僅屬於熱情的話」來送掉我終世的生涯。

一個友人的話：「文字祇是消磨生命的東西！」呵，文字祇有消磨生命印的東西，我們該有語言以上的工作成績呵！

你說那「卑劣的文人」，我們雖不能予以同情，我們却不能不加之憐憫。我們要不是爲求超在以示異於他們，我們也決不能爲了他們而對社會感到絕望，就爲了那廣漠的人

羣我們將安於孤獨，無視運命。

我將那聰明者所哂笑了：我將能作到些什麼呢？祇爲了不願作歷史的旁觀者，祇爲了不願作坐享收成的富翁，於是我愚蠢且謙遜地把生命的吝藏一點一點還給那我們的創造者了；誰還管他『同情』抑是『敵視』！

真理的犧牲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這是我們歷史上的名產。爲着『人言可畏』才殺伐了自己的骨肉，爲了邀得『公論同情』才偽裝來應酬名士，這與其命之聖哲奸雄，勿寧命之爲他人的傀儡。

一個人，認爲可作的事，自可以『任勞任怨，』去作；一個人認爲不可作的事，決不能『盲從苟合』去作；作不作的關鍵全在於應不應作的焦點上，那全要出心的，自動的一點良知良能的作用；乃必待他人發話才作或不作，爲個人的得失打算盤，這種人作得對不對全不值得同情和憐憫。

爲了應作的事，作而受什麼打擊，爲了不應作的事，不作而受什麼損失：認識應作與不應作的關鍵的人，他決不計及這些，這就是一個人對於真理的犧牲。

我記得一句名言：就是『知難行易』那個老話。一般人之所以不能作，澈底說起來，還是因爲他不能知；換句話也可以說是他不認識真理，認識真理的人，他決不猶豫，不徬徨，不顧慮個人名譽，地位，甚至於生命財產的損失。

一個友人的話：『認識真理的人他就能爲真理而犧牲，不能爲真理而犧牲的人就是他不認識真理。』

我看了許多朋友，作着應作的事，受到小小一點打擊就不作了；不作那不應作的事，願計小小的一點損失就去作了。這種人我們對於他真覺得遺憾。

一個人爲真理而服務於大社會賣着力氣的人，他決不是『恐懼流言』，他也決不是偽裝的『謙恭下士』，他屈抑了自己，鞭撻了自己，那祇是對於真理的犧牲。

我永願反復念着高爾基的話：『我們是人，我們是犧牲』！

寫在大同劇團公演『巡按』之前

較前的大同劇團演出的成績，我沒曾親自領略過，然據一般的評譽並不算好。在最近一年來——也可以說是大同劇團正式組成職業劇團之後，我看過兩次：一者在協和會館一者在國都電影院；看後所生的感官的反應，是『發笑』與『嘔心』。

順應着世紀新文化的生長，話劇該是負着代替那不邏輯的舊劇而取得大千觀衆的使命的。可是話劇本身倒成爲一種不邏輯的存在；甚至還不如舊劇來得熱鬧，來得火熾。這話劇的前途的一二率性行動者，也正成爲藝術的罪人。

過去大同劇團失敗的癥結所在，簡單一點說，那不是行動上的失敗而是出發點的失敗換句話說，也就是大同劇團根本就沒有『正視』話劇本身的意義。我們看了那不嚴肅的而且帶着小丑的姿態的臺裝行動，就知劇團的本身是怎樣忽略了這工作的重大性。

我們就是說，演『雷雨』『狂潮』，即使是完全失敗，我們也該同情而且抱期望。因爲那心是緊張着，力在伸長着，有來日，有前途；可是就說是演『吹牛醫生』，演『愛

之箭』，恐怕演到萬世千秋，也祇成爲一種菊園諸公所菲笑的資料。

現在，大同劇團居然轉變了，預定月內將公演果戈里的名著『巡按』。這當即是否定自己，翻悔過去的事實；果然，自己過去是該否認翻悔，則當知未來的成績是需待如何的心情如何的力量來建設呢？

天下，沒有一種不嚴肅的人，他能創造事業，天下，沒有一種不嚴肅的工作，它能獲得成績，此我所願贈言於大同劇團者，惟有望在建設未來的工作上永以『嚴肅』二字爲努力的心劑！

我們毫不願在這文化沒落的民族中，有一個文化工作團體的滅亡；但我們也不願在這文化沒落的國度中，有一個標文化工作之名行反文化之實的團體存在。此即是吾人對大同劇團，對每個文化團體，所以嘵嘵不休者。而我們也相信，懂得文化的人，真心爲文化服務的人，他們也不會怪：『何許子之不懽煩也』。

我們希望大同劇團以嚴肅的態度來處理『巡按』，以嚴肅的態度來處理未來；『開玩笑』是不會成功的。過去是最忠實的批判。

又答我未面的青年友人

恕我又用僭這塊地盤來寫個人的私書函，但覺得這不祇是你這也許是好多友人樂於看的——這不是寫得好寫不好的問題。

一個朋友永遠值得記念的話：就是：『我們當求羣衆的諒解，不要求友情間的諒解。』也是爲此，我才『不斤斤於世俗人情之周旋。』雖然我也知道這原不適於生存活動於今日之社會，但個人之性格志趨如此，奈何？

我反對，我就反對那些『低能無知』的人們的動輒云：『適應環境』！我不知千古東西之歷史是怎樣地，『適應環境』造得出來？

一樣是人，一樣是可憐的人，正該抱着『同病相憐』的心情無愛亦無憎；但眼見着『自相殘害』的大悲劇，人們的利己，貪鄙，殘忍，狠毒，無所不至的狹隘陰私，一串連一串地演映於我黑暗之視野，我已不能不用我愛憎之感情了！但我也一再地說：『語言有什麼用？』我也一再地說：『文字祇是浪費生命的東西！』……那麼，我終此以往又

將如何？

眼前的一羣『羅亭式』人物的悲哀！我曾目見多少稍爲關心於社會的青年，他們對社會問題彷彿也不無興味，不無任心；但一至涉及個人之利害問題便萎靡而退縮了——多少次被這事實，擊得我心已破裂，我幾乎放聲大哭。痛苦的，生在於個人主義之羣中而想熔合了人類互助的正義以至苦不得其所以時，那該是如何的一種寂寞，孤獨的苦痛呀！但我願念着巴金的話：『痛苦是我們的力量，』『痛苦是我們的驕傲。』我願念着彌蓋朗羅的話：『我的悲哀就是我的歡喜！』，我願念着羅曼羅蘭的話：『當這佈滿卑怯之徒的時代，你當敢於正視痛苦，尊敬痛苦！歡樂固然值得頌讚，痛苦又何嘗不值得頌讚！』朋友呵，你說你『入了中年，沒有死寂了青年的情熱，』你說你『同感於我所反對的今日的「家」而你終於有了如此的「家」，而又天天生活在如此的「家」中』。那麼你心坎上是擔負着如何的一種沉重痛苦的擔子呀。但我們總該相信羅曼蘭的話：『歡喜與痛苦是一雙姊妹』，但我們總該相信貝多芬的話：『戰勝痛苦而後喜』。呵，朋友！

我雖在年青，我體力已逼似老年，我雖有的人生，我生活已無享受；而我也一樣地過着『比官吏貧比工人還算富』的生活，『感傷』嗎，『憤懣』嗎，當然那於我們是無用的。

努力，要努力，那當不祇是想想，說說，寫寫而已，但目前還望你多寫！

『老虎』看到了，如有暇裕，對它我想寫點什麼，不是爲它，也不是爲你——別再說了再說又是『高調』……

工作的信心

宋朝的范仲淹在貧苦的時候，每天連飯都吃不飽，但仍苦讀不休，他作了一副對聯自勉且自慰道：

『看來全無半點生機，讀死勝於餓死。想去只有一條活路，文通即是命通。』

范老先生觀念出發點雖不正確；但他這工作的信心，苦鬥的精神，是可贊佩的是可敬慕的。生存呼吸於今時代空氣中的人們，當着整個大世紀盪動的夾當，就是過着因循苟

安的快夢，也終，也終難免『覺後淒涼』而被打入時代的陷阱。所以一個具有獨立勇往精神的青年，他已不能甘於虛度，他已不能甘作歷史的奴隸了；那與其讓歷史的法則擺佈人類，勿寧以人類的資格來創造歷史了。當前大時代的課題，就是我們該怎樣以人類綜合的力量來抵禦那所謂『命運』的殘忍，建設人類幸福的基石。決不是那一點世故，一點人情，一點私己生存競爭的手段；而是吸聚了羣衆的力，還有，羣衆的生命與靈魂呵！

雖然羣衆尙半昏迷，多人猶耽自利；但一個前進自覺的青年，他對於爲真理而獻身的工作，是不會觀望徬徨的，那一個前進自覺的青年，他爲了羣衆爲了大社會而服務，他不會計較個己得失和毀譽的。

天下自有真是非，但當善惡雜處的時候，真是非是不易被人容認的；可是一個認清了是非，工作着的人，他也決不會因爲世俗的『是是非非』之論而改易了他的衷抱與行趨。祇要是工作的對象不是爲了一人兩人，則經經一人兩人間私己之辯，不但多餘，亦屬可笑。

過往我們的生活哲學，世世相承的是冠冕堂皇的『個人主義』；什麼功名，什麼富貴既云：『揚名聲，顯父母，光於前，裕於後』，却又說什麼：『聖賢，豪傑，有關社稷民生』，那『事業』祇是爲的完遂個人的光榮，那『工作』祇是爲的達成個人的慾望。但我們知道今後的人生，一個人人生：一個人的真正的『事業』，真正的『人生』，已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的了。我們知道了不管是什麼工作，祇要有所裨益於人羣，我們已再不會想到什麼叫作『偉大』，什麼叫作『平凡』那評格。

這就是我們工作的信心，這就是我們對於工作應有的信心！

信仰什麼呢

當你悲哀無可傾訴的時候，你流淚與嘆息，當你受到痛苦的威壓而莫可逃避的時候，你以牢騷來解圍。朋友：我也會同你悲哀，同你牢騷的，但是那於你有什麼補益呢？

當一個主人凌辱一個奴隸的時候，這主人的心情本無所用其人類的良知，而這奴隸的意念也無所用其人類的良能。主人在閃着尊嚴的光輝，奴隸在吐着憤怒的詛咒。這以個

人的感情爲出發的光輝與詛咒，祇足使人憐憫而無可同情的。

一個人無勇氣有無風骨，不是在於那對於私人間的一點威儀，一點矜持，不是在於那對於私人間的一點爭鬪，一點策略；而是在於他怎樣爲己身無利害關係的人，而怎樣爲己身無利害關係的事，犧牲了一切榮辱得失的念頭，祇憑一點『正義感』與『責任心』而犯難任難，那才是所謂勇氣，風骨，那才值得同情與愛援！

倘如俗語所謂『個家都有難唱的曲』這話講得通的話，我相信在整個生活制度沒有完善之先，但人是所謂幸福與快樂的，換句話也就是各人都有着痛苦與悲哀。

所謂幸福與快樂，完全是客觀的假定；現人間原無真的幸福與快樂的。在一個小都市裡混得厭煩了的朋友，他們常常說：『啊，明個回家種地去呵！』而正在種着地的農村之子們却是艷羨着軟紅十丈中醉的熱鬧生涯。果誰幸福？果誰快樂？田園的憂鬱與都市的憂鬱，是相等的喲！

想在現實來謀取幸福與快樂的人，是痴漢，他們所得的往往是相反的填滿了『空虛之感』中的痛苦與悲哀。拿麼來解除這『痛苦的人類宿命』呢，彌補這空虛的，唯有信仰的

支援。

我們信仰着什麼？

我們要知道悲哀無用；牢騷無用；費盡心機把老大的精神運於以個人爲本位的生存競爭中想怎樣來取得生活的優勢，也無用。我們要知道死水坑中是尋不出一滴芳列的源泉的，倘如如你所謂『生活的基路』的話，我希望你，該想怎樣來運動你的實力來開發生命的江河，這死水坑，你將會堵塞，窒息，消滅你的希望與要求的，你將乾渴而斃的……

我們信仰着什麼呢？

上帝沒有什麼權威，運命沒有什麼作用，一個想飛而不飛的鳥，他終久無高翔天空的那一天……

恕我吧，要我說你信仰什麼呢？……你該相信，你倘改變你生活觀念與生活態度你要工作過於語言，你就會生活向上吧？……

靈魂之獻

我曾有夢，我夢無翼而翔於高空，這靈魂的激動呵！

我曾有夢，我夢無文而得了文賞，這靈魂的驚悸呵！

激動，驚悸，有着喜悅，也有着悲哀。我不知我靈魂的巢穴，我不知何者是我靈魂的車航，我不知我靈魂悠悠蕩蕩何時為止止於何方。呵，你這失掉靈魂自宰的人呀！

我曾仰視天界之星辰，我曾俯觀地版之山川，我橫瞰世界縱察歷史，我思維而又思維靈魂，靈魂……靈魂究竟是什麼？由於夜之一夢，我竟茫然！

你，被人用得熟爛了的高潔的名詞，呵，你還是「高潔」的名詞呀！

恕我吧，上帝——突兀，怪愕，可是美麗的夢呵「無翼」之翔，「無文」之賞……

我猛然想起，在某一個以工作為「靈魂」者，我常熟念這象徵得體的多麼一個生動名詞呀！我亦曾面對過這個靈魂，我看他們，睜圓了他們那天真無邪的眼睛，伸出手，放開脚，埋下頭向前苦幹……是他們一滴滴精神上輸送來的營養，活衛了大地上若

干幾於癱廢了的生命——那原始的偉大雄渾之動力呀，幾曾見他們在地上撒下毒糧？

啊，却偏是我有一個『聰明之夢』……

你靈魂的勝利者！

怎樣興建滿洲話劇

無疑問的，滿洲劇運已浩浩蕩蕩地向前動進了。假如我們不否認戲劇也是一種文化工作，則這現象該是可喜的。

是舞台劇也好，放送劇也好，祇要是新型而負有新的意義的戲劇，我們便願予以期待和同情。而我們所以之同情與期待者，就是要望今日之滿洲話劇該怎樣喚起羣衆的注意該怎樣矯正羣衆的興味，該怎樣不背文化工作的本旨，都是話劇本身的志趨和技巧上的問題。

我們知道今日之洋洋大觀蔚然而起之放送劇也，舞台劇也，有的是志趣歪曲，有的是技巧不足，本此我們想到基乎此者的三個關鍵。

一，指導人材的問題，二，演員教養的問題三，脚本選擇的問題。

倘如指導者的本身低能甚至於無知，便不足以辨識演員的資稟，才能，與性格，便不足辨識脚本的意義，技術，及性質，那麼，他究竟叫人怎樣去演，而又演些什麼呢？倘如演員的本身教養不足，既不懂藝術爲何物，甚至於一個脚本的涵義，都費索解，那麼他怎樣地來從事戲劇工作，而他更『知』怎樣來工作呢？至於脚本，眼前我們自己還沒一本可以演出的劇本，單單地就靠來挑演『名作』，事實本來就可以這樣作，而且也祇好這樣作，但其選擇上却又不能夠被眩於『名作』二字的色彩上，因爲『名作』之爲，名作』，有其『時間』的意義，也有其『空間』的意義，適合於十九世紀的東西，也許不適合於二十世紀，適合於北歐的東西，也許不適合於北美，排演『名作』，也當不太歪曲了原作的本旨，也當顧及演出的效果，單單是憑了『名作』二字來衍人示威，結果除却滿足了自己之外，大衆還是不知其『名作』之爲名作之理由何在，那麼，一番苦心還是浪費。

所以，今日之滿洲之戲劇運動，是需要幾個真懂真幹的指導者，需要幾個去懂去幹的

演員，需要幾個可懂可幹的脚本！假如撒高糧不會出豆子的，則我們相信收穫決不會辜負了你的春耕。

所 感

看了古光君的『送禮與昇官發財』所感者如此——

本來『苞苴之贈』，自古已然；到現在，我們原不必嘆什麼人心不古了。人情如此，世故幾千年來社會習慣，育成我們人性之劣根如此，我們還說什麼呢？這種積非成是，是司空見慣的事，對之發牢騷而長太息，亦不過徒使世故人情者笑其稚薄而已。

古光君還是一個青年，還在一個踏入社會不久的青年，所以有痛感如此者；然若干年後，又焉知古光君不為惡勢力所默化潛移？短短地幾個年的經驗我已含着淚眼看過多少立志征服社會反為社會所征服的青年了！

蚤緣勢利，奔走於權貴之門，今古東西，多少自命為才智之士者，莫不視為經世哲學，誰復覺其為荒淫，無恥？漢王密贈金楊震云：『昏夜無人知者』，楊則答以：『天知，

並知，我知，爾知何謂無知？」此自是難得的一種的『人格自律』，但今世王密之流多楊震之徒少，『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現象，自屬當然！不過，這原是一種小問題，好像無關大體；却是這無關大體的小問題，實表徵了我們全社會的暗面；而在暗面中屈伏了我們相繼而來的青年，便使我們對來世紀感到無限空漠的悲哀。可是，果然大社會的洪爐祇是使人爲惡嗎？

世故，人情，多少千年社會習慣育成類人的劣根，這雖造成現實社會上一種生存條件，但我們看那歷史多少的偉大人物，他們是肯俯就這世故。人情，而不來更易改造那類人的劣根嗎？我們要學——那托爾斯泰，那貝多芬，那彌蓋奇朗羅，那耶蘇，耶蘇格拉底那墨翟，那孟軻……那一切的孤獨的苦鬥者吧！分明的：『你厭惡社會有什麼用呢！』舊社會要你改造，新社會待你育成，你不能不生息於這個社會，你子子孫孫不能不生息於這個社會，爲了你，爲了他們，你剪除這罪惡吧！

倘如會認清了，愛倫坡的話：『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那麼你便當無寂寞也無悲哀，因爲那真理的奮鬥便會給予你以興奮和歡喜！

沈默的人

約摸是七八年前，在小說月報上看到一篇翻譯的小說，大概是潘萊士的吧？題目就是『沈默的人』。故事就是述說一個沈默的人，他是怎麼的無辯而生無辯而死。生既無人視及其所在，死亦無人顧及其所亡，然而他那充分的表現了宗教的高潔的靈魂。那偉大的人道主義真是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的，但是一直到他到了另個世界立於那位公平的上帝面前，他仍然是那麼沈默着，他不曾說明了自己的是，他也不曾指出了別人的『非』他死後一如生前。他的生活方式是無爭，他的生態度是無辯。這個人的名子叫朋且。

我看了這一篇小說很受感動。因為我那時候，正在年青，正好用感情，正是着放誕瘋狂的生命；我看了朋且那靜穆高潔的靈魂，我忽然感到無聊，感到厭倦了。我想：『我一天永這麼喧囂，這麼騷動，是爲了什麼啊：處處去貶抑別人，時時在表揚自己，一個人爲什麼不肯自己吃一點虧，而讓別人快活安靜下去呢。』真的，爲了看過這篇小說，我野馬似的心，野馬似的行徑，彷彿像從高堤上跌下了一個浪頭，平靜許久。

但後來爲己不那樣想了。同樣也正因爲我不再願先前那許多無許的喧囂和騷動了。我想：『一個受了別人的辱罵受了別人的侮打，爲什麼要不還一言，不置一掌？難道世界永讓那兇殘暴虐之徒肆其狼毒嗎？』於是，我不想，也不願景仰朋且那樣的人了。我以爲倘如失掉言語的人，他該有行爲，乃至連行爲都沒有，却高唱沈默，更何如停止呼吸？

其實，朋且還不失爲一個托爾斯泰的利他主義者，乃至今日『勇於私爭，怯於公議』的先生們，反倒說『我們是沈默的努力，』我不知他們所努力的什麼？

我們不反對那根本『無辯』的沈默的朋且；我們却反對不是朋且的沈默——我們哂笑那到，『不能辯』的時候便說是『沈默的態度』，『無言的感傷』！（天曉得：沈默？無言？）

又是答一個未面的年青友人

如果你承認前此我寫『答一個未面的年青友人』，那不是給予一個而是大多數人的話

那麼，這也許不算是『僭用』了這塊公有的地盤。

我很歡喜你的名子：愛羣。

但我不希望你祇是『名字』上的『愛群』而已。

無論人們是怎樣的狠毒，怎樣的貪污，怎樣的狡詐與殘忍，但我們既生作了間類，爲了整個大社會的繁榮，全人間幸福，我們不能不聯繫了廣漠的羣衆的友情，來共建設一個永安的宅院，縱然人們是有了罪惡，有了過犯，我們要了解人類的精神。現象當緣物質動力而發生的原則，我們就該知道人們爲了物質的威脅與誘惑而昏迷病狂以構成罪惡與過犯，那咎責不在於他的本身而在社會的生活制度！

人類未須皆具良能，但皆有良知；作盜跖的不願人罵其爲盜跖，作偷竊者不願人罵其偷竊，此一即明顯的例。所以，人皆可以爲善，人亦皆可以爲惡，左右之者，是風俗習慣，法律教育……一切社會的生活制度；明乎此，我們的感情當便不會用於一人兩人之間，縱然用以一人兩人之則，我們也該是爲了社會全般的問題著想了。

一個覺悟青年的生活過程，他必得先充自己，然後去扶助他人，他必得先立心犧牲了

個身。但我願禱望於許多青年友人者，就是不要繼續猶如我這樣羅亭式人物的悲劇！

我愛一切的人，正因為我們都是同類；我憎一切的人，祇爲了他們正在自私。爲了愛我才有了憎，雖然是憎其實還在愛着；這便是我愛憎之感情的連鎖。因此；我不怎喜歡別：人過分的對於我的推獎和愉揚，就是因爲我還沒有極端定義了自己和別人。這樣人：該怎樣來接受對於一個近於封諱的符號呀？

我們年青（雖然我的生命已幾於腐朽，）我同着你一樣有着孩子般的天真，祇憑了一點單純的意識與感情，要鑄造一個大的人型，這原屬一種荒唐可笑的夢話。但我却喜歡和一羣喜歡作着荒唐可笑的夢話的青年友人們，流連着，生活着，永遠無忘我們孩子般的天真過下去！

你希望消閒談『要像大江之水那麼不斷的流下去』也許這正是我的慾念，也是我的責務不過現在彷彿我還是替別人當幾天家。『讀者通訊』嗎，可能的話將來成者如你所望的辦出，但那是未來的事，我不兌現的希望騙你了。

我們的工作是逼緊『現實』，我們的方向是邁向『真理』！

人生是什麼呢

『人生是什麼呢？』『人生』是爲了什麼呢？』這積壓在現代青年苦悶着的心底的呼聲
這積壓在亘古今橫世界的人類惘惘着的心底的呼聲！

『人生是什麼呢，『我將（不，我願）這樣的解釋：『人生』就是『人類的共同生活』，『人生』是爲了什麼呢？』我將（不，我願）這樣解釋：『人生』就是爲了建設我們『人類的共同生活』，爲了這人類的共同生活，我們要交出我們的血肉與身心來
扶植人類共有的歷史。一個友人的話，說是：『把個體生命聯繫在羣體生命的上面』，
黑勃爾的話，說是：『一切之生是個體意志和宇宙的鬭爭』我們展觀歷史，看了那一個
個心情偉大的英雄，我們接收了那歷史的遺產，我們看了那多少人間的鬭士的血與汗的
班痕；我們看了那十字架上耶穌的和悅的音容，我們看了那落日斜陽下蘇格拉底的從容
的意態，我們看了那羅素之入監獄是爲了辯護着一個爲良心的責備不肯從軍的人……
……『人生』就是這個『人生』就是爲

了這個！羅曼羅蘭說『善之外，再沒有什麼新異的旗幟』，不是嗎，我們也有一句老話：『在明明德，止於至善』？『人生』是追求着『善』的，『人生』是爲了追求這『善』的！

一個利他主義者，你該是爲了廣漠的人羣，一個利我主義者，你該是爲了你的子子孫孫——灑汗流血，交出你的生命是爲的建設這盡『善』的天國。

那叔本華的歷世主義者，說『痛苦是人類的宿命』，但是斯賓挪莎又說是『惡也是善的未完成的胎形』，『人生』到底是值得流連的呢，『人生』到底是使人厭棄的呢？『現實』使我們苦痛，『理想』興奮了我們：爲了這個，我們在肯定人生的意義中所追求的，就是工作與犧牲！

在另篇文字裡我說：『先要充實自己，然後去扶助別人，先要立下犧牲自己的心願，然後去建設社會』，我又說：『我們的工作是逼緊現實，我們的方向是走進真理』。而在『怎樣作人』的那篇，我不也說起『爲大我而犧牲小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那作人的精神了嗎？旨言之，就是把個人要社會化了，這就是作人不是嗎，朋友？但我這

似乎又太抽象了一點，（也許我，也許別人，也許你的生活，對這將有更具體的解答）。

本來還有多多的話，但我不願在這裡浪費了以外讀者的精神，那一切留着我們再談吧。我願遵念你（他可以說是你們）的箴言，我願節省我『和別人說些無謂的話』——對這我不願解釋，因為我該聽從朋友們的要望。

慚愧，我不會寫文章，我不願替我過去的文章辯置。今後我另種工作，也許會使關心我的友人不至於太寂寞。

好了，我們是時時在進動着，我們用着那興奮的理想來救療現實的苦吧！（瘋是我）

一點自白

『自傳』是大學家玩慣了的把戲，『自悼』是名士們賣弄着風情，我今寫了這『自白』並不是想玩玩把戲賣賣風情以冀榮列於不文學家與名士之林，這祇是爲了幾個未識面的友人的殷相詢問我不得不在這作一個簡短的答覆。

我，一非偉人，又無巨作，但却錯蒙幾個友人的熱愛，獎進與關心，這使我感激，使我汗顏！我本沒有什麼，我將說出些什麼呢？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許永遠不免『如此，如此』而已，我更將何以慰我愛敬着的友人們期望的殷情？

我像許多平凡的人那麼一樣地平凡地降誕於這個人間，我像許多平凡的人那麼一樣地平凡地生存於這個人間，假如『游絮浮萍』這被用得爛熟了的句子還容許我們再用時，則我的生命恰如那『游絮浮萍』般的一樣飄搖無定！（除掉帶了些隨處風塵之苦我還有什麼？）

大約是自十五六歲那時始，雖然是一個天真未鑿抱着書本的學童，但因爲跟着兄長的宦遊四方，飄泊着，便流浪過許多大大小小的都市和荒域；而在那動搖無定的生活加以環境複雜的家庭中，便早早面見了世故人情的鬼臉；它給了我戰慄，給了我悲哀；但相反地却練造了我粗暴的靈魂，增添了我對惡動力的勇氣。爲了這個，我的感情毀滅了我的青春；但爲了這個，我的感情又把我的青春喚醒。多少年來生活的收穫曾有些什麼呢？祇是這一點青春的鬪力。

過去，我恍惚是攻過漢學這一個課程，但同時哲學又浸淫了我的興味；在中學時代彷彿常抱着看故事的心理喜歡讀歷史的書籍，但這些故紙堆中的生命等到我正式走入社會便跟着我的工作一件一件地擲棄了；那麼：還有些什麼呢？祇有着一點『倫理』的和『形而上』的相混雜着的人生觀。

我一無所有，一無所得，就這麼荒荒涼涼地走了來！我不是一個偉人，我沒有什麼巨作，當我脚跟過處洒滴了些血與汗的斑痕，我走了許多前人走過的路子，我也自覓了，許多個已的航程——從過去走到現在，從現在走到將來！

我不會寫文章，寫文章也不能滿足我生之慾望，但爲了寫文章而獲得許多難得的朋友這我該歡喜，我該激奮！

朋友們對我指示與責備，我已一一默記在心頭；朋友們對我的期待與要望，我願一一答之於工作。我過去寫作過程，在文字上雖屬浪費；在生活上却有它的收成，這非我自己不能領略其中的甘苦；可是，現在似乎外在的條件却容許我來寫一點從心願的東西了。我便將執筆以慰關心我的友人們的寂寥。

現在我將以『生之奮鬥』的題義寫成三部有連續性的小說：『暮』（農村）『夜』（都市梢及農村）和『朝』（都市農村參半）。在那裡我想講述動盪的大世紀下我們身邊的青年，是怎樣地從痛苦中磨鍊出來找清了生之鬥爭的方向。（『暮』將在八月號『健康滿洲發表』）

寫好寫不好那自然也有關於精神環境和生活環境，但全責還不得不歸之於我的頭與手我沒有什麼想被諡爲『巨作』和意藉此而號爲『偉人』的企圖；祇是在沒有生活可幹的時候，我願獻出我一些兒血汗的點滴，一些兒精神的儲力，我儘是想以此以慰關心我的友人們的寂寥而已。

我說什麼呢，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們祇有互勉着各勿吝於交出我們生命之蘄藏！

談到本題我說些什麼呢

『消閒談』啞默了這些日子，如今又讓我在這裡來饒舌了。

對於冷視消閒談的朋友，我的回答是『消閒』而已；對於熱愛消閒的朋友，我的回答

也是『消閒』而已；除此我還說些什麼呢。

在某種意義上——就好像生活的現實給予我的苛責吧：我總感到現在（我）作起什麼事也是無聊的了。像我這樣一個平凡簡單的人說不出一點超特的語言，也幹不出一點超特的事業，我原該奉行着一位朋友，『沈默是黃金』那警句而沈默下去；却眼前分明是有若干朋友（讀者）來拍着我的心，拉着我的手，不肯容我休；可笑我是一個軟弱不能獨立的人，我不能無視於羣衆的感情，我不能無動於羣衆的力量，我竟被拍着，被拉着不能自休地這麼『消閒』下去。我還有什麼話可說的呢？

可憐的，正如同我一樣平凡簡單的生命，它（消閒談）居然深沈地的刺了許多友人的靈魂深處，有的朋友真的就會對它瞪着眼，舉起拳頭，有的朋友真的就會對它抹着眼淚低下腦袋，對於這兩種感情不同的朋友，我將說些什麼呢了。

我低能，我無知——這是我再三反覆的話，我並無什麼深徹的理論為根據，我也沒有什麼高貴的感情作支援，我這麼一個簡簡單單的人，就有着一個簡簡單單的念頭，我願交出我的血肉與身心給與那大社會的人羣。感是以為『以為大社會不好，個人決不會

好，小社會崩潰，個人決不會獨全」。可是，我將怎樣來把這大社會弄好，怎樣來拯援這大社會的崩潰；恕我低能與無知吧，我又將說些什麼呢？

一個能了解他人的人，永遠了解他人；一個不能了解他人的永遠不能了解他人，一個爲人解的人永遠被了解。一個不爲人所了解的人永遠不爲人所了解，我又說些什麼呢？一個編者，如果他並不是斜倚在沙發上，潤一口清茶，吸一支香煙，在那裡坐着玩弄爲他人而生活着的人惹了一些他人所給予的悲哀，苦楚，傷創以至於是一杯砒毒，一隻劍怒視你的生命，你又要說些什麼呢。

尼采有一句話說是：「吃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是的，我淡視着那一杯砒毒一隻劍，傷創，苦楚，悲哀……我不願說什麼了……

促
膝
談

前言

促膝是表徵親切無猜的意思。我願，我禱盼我們能永遠這麼親切無猜的談下去。

在前些日子愛羣君曾經來函有要望本版開設『讀者通訊』一欄的建議，但爲篇幅所限那好像不便實行的一件事。我覺得把那有如『通訊』的語言一併歸納在這兒親切無猜談一談，也許是功用不減於愛羣君之所要望者。爲此，我縮減了消閒談那粗大龐雜的對象我竟願和一二祇限於友情上的意見作喁喁絮語了。

我屢經申訴我和一般平凡人那麼一般平凡，我從無那知識階級的階級觀念，我亦從無那說教者的說教精神；我祇是一個粗糙，魯莽，好動不能『無爲』，不能『沈默』的青年。而這個世界上也正有着和我相同性質的朋友，便使我自動的也是被動的這麼不能自己地在這裡嘵嘵多詞

我原乏偉見，更無雄圖；我祇知生存呼吸於這個人間的人他就不該吝惜僅有的生命之蘄藏的爲這人間，隄供出一點忠情，一點熱力。我欲啞默，我不願對於個己之工作有所

炫飾我有所辯置；但我不能啞默，就是，爲我不能不對我的工作並非炫飾並非辯置的正當聲明。

雖然我縱無知，不足指導羣衆扶植社會，雖然我縱低能，不足開發未來建設天地；但我相信欲拓置利衆的天地，那必需於綜合羣衆的力量，而我相信欲闢立未來的社會，那必待於純粹社會的精神。所以，我既使是一枝朽櫟，一顆砂石，我知這也並非無裨於一個偉大殿堂之興建工作。我誠願如此，我交出我簡單渺小的生命，供作新殿堂興建之資材，我招聚若干最簡單渺小的生命，以爲建設新殿堂資材的集供。唯其如此，我才不能淡視我之渺小，我之簡單；唯其如此，我才不自量我之渺小，我之簡單，勇爲建設之呼喊。

倘如一個新時代的青年（勿寧說是一個人），他如認清新時代的意義，評定了新時代的價值，而他確立了他新時代下生活的態度，則他將能無視於傳統的風習和世俗的成見他將能忘置了私己的感情和自身的利害的，爲了這個，我願暢所欲言暢所能言之言，我將再不能顧及那擁有私己感情和自身利害之見的朋友們的冷視與諷笑。

記得某偉人說。『不能忍受廢泣』，我們看那在苦難中掙扎，奮鬥的影子我們該當感動，該當激奮，是我們再不能逃避那暴風雨的襲擊，我們再不能隱匿於小世界以苟安了。我們要迎上前去，消滅那大自然法則所給我們的殘忍。

我們要談這些，我們爲了這個要談。

我願在這兒親切無猜地和大家握起手；

獸子的生活

心如先生：

日本的大批評家厨川白村歌頌獸子的生活，他說是：『思想家之所以成爲思想家，正如同偉大的獸子之所以成爲偉大的獸子一樣。』以獸子而與思想家並列，且冠以『偉大』二字之形容詞於其上，這可見獸子竟如何難能而可貴了。

依據厨川氏的意思，是說是一個致重內心生活以爲全人類生活而苦鬥者，除掉了那十足的獸子是不肯幹的。這話很實在。我們有一句老話，也說是：『忠臣孝子，皆有三分

獸氣。』真的，一個聰明者他決不肯幹有如托爾斯太那種『犧牲自己以求全於隣人』，釋加牟尼『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委屈了自己的蠢事。天下還有比『忘掉了自己』的人再獸的了嗎？可是，我們竟看了人類史上底確是印着不少我們的偉大獸子的斑斑血汗，這在他們也許是一種損失，而在我們却正有着一種收穫。是我們該感謝那些獸子，我們該歡迎那些獸子，厨川白村歌頌獸子的生活是不錯的——爲了全人類的生命！

我曾讀過法國鮑多 (Rolle) 的一篇小說，題名『爲他人的生命』。我很受感動。我崇敬那一個人犧牲了自己的孩子全救了別人的生命。可是，這不也是獸子嗎？別人是不如自己的兒子和自己有着那利害的關係呀，但，一個固執着的獸子是不議及那利害關係的朋友！一個獸子他是不議那利害的關係的呵。我們對於自己滴滴血印的生之舊史，還有何流連，有何悲哀。更何必作無限徘徊之憑弔呢，是的，也許我們過去曾有着彷彿相同，飄泊的運命，但是我們的同情是不祇緣於這僅『僅有過相同的命運』而生吧？

我相信同是青年就可以握起手來的，同是人類就可以握起手來的（在真理統御了一切之日）我們本來彼此是該沒有什麼隔閡。

一個友人的話：『熱情是每個人應該有的東西。』我確信這東西便是扶長人類向上的最大動力。你不是流浪過嗎，你不是漂泊過嗎，現在你不是仍不失為一個生之追求者嗎？我相信唯有熱情才能使你『這樣』，我相信你的熱情未有罄盡之先你將不會改變『這樣』的。但是一個人僅靠着熱情的滋培，是祇能開花，不會結果的。你不是說是工具（書）嗎，我們該確信在生命所需要助長全熱情之力的東西。

不要恢心，不要懈勁，『追求』就可以給『命運』下『進步』二字的駐脚的。祇要向前走，此路不通還有別條路的，一個自承是獸子的人，是該有着這種『摸索』爬行的精神。

耶蘇的哲說，並不健全，並不足作人類的指燈的，可敬重的是這位救世主十字架上的獸子精神朋友！爲着要飛，是不怕折傷翅膀的。

我們能耽於獸子的生活，則一切勝利！

我們要忘掉我們自己

『我們該愛着一切的人，就憎也是愛』。

辛先生：

我相信你的話：『沒有客氣』和『滿腹熱情』。

我是該被這天真可是高貴的語言感動的。我熟讀着你靈魂的面目（彷彿如你已立在我的身旁），我已覺得我們並不生疎了。

我們彼此本不該有什麼懷疑，我們彼此本該有一切的諒解。祇要是我們不是想獨在的生存，單自的活動，我們永遠該相信這『人類綜合』的力量。爲了這個，縱然誰對誰有所誤釋，有所錯覺，『大眾』兩個字便永遠可以爲我們辯護，爲我們伸援。爲了這個我們便可以突過一切的疑團；有了這個，我們便可打開一切的難苦。我們將排除一切的悶壓與威脅，這因爲我們心地是永遠是那麼平和，我們精神才能永不失所有的安泰。

我們戀愛着全人類，我們確信了這義務，我們固執着這貞堅，我們便不怕有什麼失戀與絕緣之苦。一個有着這樣觀念的人，他就不會在得失上打算盤，他就不會在榮辱上用工夫；我們還管別人對於我們的認識如何呢；我們的工作成績，才是我們生活上最可靠

的記錄；惟有未來的歷史，才是我們這生活記錄的最公直的批評。之外，在這『黑樹林』（你說）中我們還和誰訴求光明？指出我們行進的方向的，還是我們不怕風吹不怕雨打那永生不滅內在的心燈呵！別人輕看了我們，我們該想爲什麼被別人所輕看，別人刺激着我們，那正是策勵着我們，我們該接受那替大衆對於我們的辱罵與批評。（假如我們會相信我們是爲大衆生活着的話），立在大衆面前，我們太渺小，我們沒有力來分辯了。

我們分辯什麼呢？一個爲生活壓迫而賣淫的神女是不會獲得別人的諒解和同情的。（雖然自信那並不是靈魂的出賣），我們不要太相信了『心』，我們不該拿這個『心』來撫慰我們的傷痕；我們不該拿這個『心』來開釋我們的罪行；還是那句話；我們是需要真真實實的一點工作！沒有這真真實實的工作時，便不容許我們來約量生活的評價。

『能讓我們這樣安靜下去嗎？能容我們唱高調嗎？』你提起巴枯寧的話，你提起魯迅的話，你提起老舍的話，你提起『狂潮』的作者堅矢的話，句句充滿了血的呼聲！你更引用了曹禺之言：『不要信命，不要求天，這一滴一滴的熱血就是天！』

我們相信這個，我們決定這個吧。我們不要對那『一步步踏進地獄門的』的悲劇有什麼恐怖，有什麼畏縮。我還願利用一句被人引用爛了的魯迅翁的話：就是，『有光的發光，有熱的發熱，有一分光發一分光，有一分熱發一分熱。』我們要相信那一個朋友的話：『把個人的生命建設在羣體生命的上面，在全人類繁榮的路上沒有個人生存的滅亡。』

我們何必還怕委屈了自己呢？我們要忘我們自己吧！

關於批評

綽綽先生：

你說是『滿洲的文壇根本就沒有真正的批評文字，即使看到星星點點，但所得到的文壇的反響，不是有人認為那是抨擊，就是有人認為那是漫罵，以致有一般所謂「批評家也摸不清怎樣才是「批評」，祇是一個勁「捧」』。事實上誠然是如此。但此現象並不足以確定作家們有了安全的保障，而此情形亦未便是批評者慘運的悼歌。我們該知道

有筆，有紙，有油墨，有還可以說說話的週遭在，事實上既無人能扼作家之腕，事實上亦無人能箝批評者之口，言者自言，作者自作；讀者果自有其本能的要求，亦自有其良知的憧憬；那些歪曲的而言行便不足以亂讀者清明之視聽。我們不要說誰是正統論者吧。最忠實，最確正的批評，還是我們若干數有着要求有着憧憬的讀者的感官的反應呵！

我（不，我們）不該說什麼，有如我這樣低能無知的莽莽撞撞的青年，頗自感其淺薄與孱弱，我很想沈默下去，蓄精養拙，但是在這個無人說，無人幹，大家都保持着尊嚴與冷靜的時期，我耐不住這氛圍氣的重壓與窒息，我有着一顆年青人好動的心臟，我有着一副年青人能動的身軀，於是，我不能默下去了。我寫了一些被人『尊』爲『批評』的文字，其實我實不敢自詡爲那是『批評』，祇是我不願刻薄了我自己的情感。我還理解許多年青朋友們的要望，我在那許多堂皇富麗的大作之尾，添上了幾行僅僅是註釋的言語，我的意思就是願意幫同許多朋友去理解着一個作品，幫同許朋友去聲請於一個作家的，這與其說是爲了一篇作品，爲了一個作家，勿寧說是爲了我自己，爲了若干數

和我一樣的讀者吧！

對於文學，我慳於宿知，更鮮創見。我們如果承認歷史並不全是欺騙的話，則歷史上已有着明白清楚的文學定義了，更何還待我們來曉曉多辭？

倘如人類生活有所謂科學生活的話，則我們該知道這科學生活便是批評的生活，我們是該有着這批評的觀念和批評的見地的，我們是該想爲什麼要生活、生活是爲了什麼的，生活以外我們還知還有什麼東西在；我們不能信那誇大的藝術招牌來騙人。就是這個吧，我們有了這個批評自體的存在，便不會被那一切的謊言與騙行所苦惱着了。

不是我們不信任別人，是我們不該專指望別人。倘如感到別人對於我們的不友誼之愚弄，則雪此耻者，却是我們怎樣來保健了自身。你不是迷惘着嗎：『那以批評自豪的一種刊物，是「讀書人」寫的呢？是爲「讀書人」寫的呢？』你不是叫着冤嗎：『聽到就買，買到就失望！』那麼，你就是一個最好的評家了，你還期待什麼樣的批評？你還要誰來批評？

在這。祇有恩怨並無理論的滿洲文壇（一個朋友的話），是沒有真正的批評？是不容

許真正的批評的。倘如有之，也不是去乞憐那大作家大批評家的領首，而還是退讓我們自己（讀者羣）默默地深深地，去體味着吧！

你對我的溢美之譽，我感激，我也慚歉。爲此，我不能將你這封熱情的長函公表出來，因爲那徒增我的臉熱。

我們的友情

M V 先生：

你很怪：你沒有語言，沒有住腳，而你要我答覆，你意思就是希望我們作一個朋友嗎？（也許這猜臆不會錯的，不然我不能作另種推測了）

我說過：『是同樣的青年，都應該携起手來，是同樣的人類，都應該携起手來的，』請你不要猜疑吧，這就是我們金蘭譜上最莊重最貞堅的誓言！

眼前一片模糊的新世紀的構圖，人類是一步步和暗途撕掠走向光明的就是那所謂『倒下了一排又上去一排』的悲劇，這就是人類綜合的力量：這力量就是需要廣漠的友情

來培植的，我們該相信，惟有這樣的人類至上的友情，才是類生活殿堂的幸福基石，惟有這樣的人類爲了未來所揮灑的滴滴血汗，才是我們永久快樂的源泉，我們來誦念一句古詩吧：『願以天下心，與君爲良朋，』有着這樣情操的人，他行進在生之旅路上，他才會永遠在痛苦與孤獨面前挺起腰板的！有着這樣情操的人，他才會在痛苦與孤獨的裡面而獲得和生長那廣漠的友情的我們信賴這友情我們歌頌這友情！

人沒有朋友是不能生活下去的，人沒有朋友是不能痛快地生活下去的。（當然我們不需要那世俗之所謂若『金不多交不深』的朋友）有了朋友，是可以忘掉痛苦的，有了朋友，是可以排遣孤獨的，有了朋友，是可以坦然地以臨視那生存與滅亡之悲喜的，不是嗎——你也該是爲了這個而追求着你所需要你該需的朋友吧？

當你在生活感到空虛和厭倦的時候，你如能想起你可重愛的朋友，則你便可恢復了你的勇氣，擊退了悲哀，這樣可重愛的朋友，他們是永遠是扶長你向上，是永遠鞭策你前行的，朋友！惟年有了這樣的一些朋友，你才會生活，你才會痛快地生活下去的，可是，這樣的友人，並不是區區的一個我，而是正如你那樣的一個天真的，熱情的，有

着原始之愛的勇敢青年盡呵。

是的，我們的友情，就是建設在這天真的，熱情的原始之愛的上面；是的，我們的友情，是可以在這天真的，熱情的，原始之愛的上面建設的。這不是一種很自然，很當然的事嗎？

純真與至上的友情是沒有猜疑，沒有矯持，就是這個吧！你所期要的我的回答：我們的友情如此，我們該當有的友情如此。

哲學是什麼

奉天一青年：

提到『哲學』兩個字，我竟茫然！因為我既沒有從這兩個字上的學問下工夫，我更鮮在兩個字的意義那種深遠的直覺，對於人生，我祇有着一點膚淺的觀查，我執着一如這點功利的見地。我祇覺得人生是爲着追求着幸福的，人生該爲這幸福而追求的，爲了這個，我參考了若干人生的理論；爲了這個，我體驗了若干件的事物；因爲這個，我願

勉強辯匄制前行，爲了自己爲了他人，我想人生是該理解這個，應該爲這個而服役的。
（這便是學嗎？我不知道。）

呵，朋友：『人生是什麼呢？』『人生是爲了什麼呢？』這麻木了我們聽覺的每個人
心頭悶壓的呼聲！（這也許就是哲學吧？我知道。）

哲學，哲學！我所不敢過問的，是那忘置一切科學論據更沒有社會觀念的『形而上』
之高論，我所不能漠視的，是那涵有現實的色彩和未來的構圖的『理想』的追求，因爲
我看了那樂天主教者，耽於肉體生存的刹那，我看了那悲觀主義者，快與靈肉的俱亡，
而那宗教色彩的哲說，又那麼遊於虛無的世界，這些，這些，都是使人間成爲一片荒涼
的曠場，這些，這些，都是使人間成一座恐怖的殿堂，而相反的，我看見了那有着高示
貴夢想的巨人，他們的夢想却永不離開他們所厭惡的人間，我信這個，我愛這個，我喜
歡菲希特而惡黑格兒，我喜歡老聃而惡莊子，哲學是什麼呢，其實離科學原則是沒有原
則在的。

人們一個共有的錯覺就是往往把『哲學』想得太玄虛，太超然了。迷信哲學之力的

人是黑格爾，他說宇宙是一卷書，作完這卷書能夠揮使這全部生命之力的惟有哲學家才能擔負起來這個使命，至於其他如科學者等不過如一個排版，檢檢鉛字的工人而已。其實，哲學的功用果然這樣萬能嗎？乃至於達爾文之進化說，孔德之實證論一書，統御了歐洲數百年宗教，政治之一切思想的黑格爾哲學陣營一舉崩潰了。我們才知道現實的世界不單靠一點思唯就可解釋啊。

現實的世界，並不是單靠一點思唯就可能解釋的啊！我們再不要相信那些弄玄虛超然地以『哲學』二字來騙我們的先生，我們所承認的哲學是以得有科學論據和社會觀念的。

我們所還當愛敬着的是那『四十年代』的北歐文學那裡之所謂哲學，因為在那裡是撒下了理想的種子，也剖示了現實的真面，假使有所謂『哲學』的話，我們是不該有『哲學底』的人生的另地天啊！

因為你提到『哲學』我想起這些，因為我苦惱着那些耽於『哲學的直覺觀念的朋友，』（他們正逍遙在自己的小天地中）有感於衷，拉雜書此。

祝你爲科學一點的哲學的人生努力！

答史介先生

（兼寫給一些未面的青年友人）

接到你的信，有如接到 M V 先生的信一樣，又使我茫然了，你要望我的回答，然而你沒有說出我該回答你什麼，那麼我又回答你什麼呢？

不錯的，我在這兒，每天以自我的意識，獨斷的觀念，說了些近於感情，關係生活的話。然而我不是一個說教者，我不能馬上指出一個青年所『必』走的路，（我祇能說出『該』走的路）我太偏於過大的矜誇，和空洞的玄想了。假如將我比作一個醫師，則我確是一個，『祇說病狀（是病狀不是病源）而不開方』的醫師了。但這羣『精神』患者（連我也在內）是該自知其精神的病源，也該知其精神的療養的，又何待我來說些什麼呢？

那一個獻身於社會而被冤屈地住了十二年監獄的亞利山大柏克曼，他說是：『生活

就是鬥爭」。以前的大戲家黑勃爾也說過，「一切之生是個體意志和宇宙的鬥爭。」我覺得，惟有「鬥爭」這兩個字才是最簡當，最治要，說明了這人類生活的現象，人類生活的性能；違背了這現象，失掉了這性能的人，他便是生存競爭下的敗戰者。當我們聽到了由包胥和伍員的對話：『吾必滅楚』『吾必復楚』，而申氏最後結論云：『天能勝人，人亦定能勝天』，這該是多麼勇敢而全智的表徵呵！我們該認識這個，該相信這個：人類對自然的抗戰！

滾在幾千年來傳統下宿命論色彩中的我們生活的一羣，『樂天之命』已成為高貴的哲學，以致使天災任其恣肆，人禍放其橫流，這人類的生活的瀕於死態。我們是不能再信賴那保守與封建的傳統信條了。天與神所關係於我們的，實何如我們自己關係於我們自己者為多。為此，我們才要反自然，才好創造自然的。（我們知道現在的自然現象已不是原體的自然了），然而我們知道『扭轉乾坤』的工作，不是一個人，一小團體，所能勝任的，所以才要求人類廣漠的友情來建設共同的動力，因此我們才要呼『是同樣青年都該携起手的是同樣人類都該携起手的』！

不是爲了這個嗎，我們才親切無樣地把握着無量數的友人；不是爲了這個嗎，我們無量數的友人才要親無猜地來握手。

有着這樣觀念的人（我想），他如想傾出別人的心肝，是不該將自己的心肝掩蔽起來的爲此我希望來信的朋友能留下一點真實和詳確的語言，不然我將無法作覆，也不能作覆了（但我知那將會水涼一個青年火熱的心的）。

朋友，你不是將從那荒僻縣分走到繁華的都市裡來了嗎，我看你是帶了什麼樣的田園憂鬱，而你也該體味一下都市的憂鬱是什麼了。

因爲篇幅和時間的限制，我不能在這裡和每一個朋友詳談。我祇盼禱，像你那樣有一個『促膝』談心的機會。

我們需要真真實實的下照工作

冷夜先生：

我不願再那樣絮叨地聲言了。我和平凡人一樣的平凡，我祇是站在時代青年立場的

一個青年，我本不配作青年的導師，我也並不敢有向大社會的人羣說教的那樣負擔；我祇是願打開我靈魂的一隅，剖解了我的胸膛，和同樣躑躅於生之大道的朋友們，作衷心的對語，相謀策進而已。我還能有什麼驕傲，什麼矜持，什麼足以支持我獨在人格的意志和知能呢。

一個朋友的話：『要整個的社會，人類走上了康莊大道之後，個人的問題才能夠得到個當的解決，我會說過社會不停的演進，那是永遠順着曲折的路綫走向光明，不過我們能推動它，在可能範圍內能夠使它早日達到目標。』這是一點不容我們否認的論據。我們該相信：一個人類的生命與幸福，不能不建設全人類共同的生命與幸福的生命上面，爲了這全人類的共同的生命與幸福，個人的一切都可以犧牲。那麼，我們還該談誰是高明，誰爲低鄙，我們該敬重吧；唯有不自問其高明與低鄙而肯獻出他唯有的一生命的財產作爲羣衆福的資本的人，不怕他怎樣幼稚，怎樣孱弱，我們也該尊視他那崇高至貴的感情，還說什麼誰輕視了別人誰高置了自己呢？

我們看了那穿着短褲袴，紅黑着臉，伸着粗糙的手，閃着那天真無邪的脾子的朋

友！就像這些人才是該崇敬與愛援着的。他們不自尊處，他們却本能地揮出原始勞動的力量，供獻給這個人間，他們又曾和誰計較過孰卑孰高之論呢？呵，朋友！一個人當他想法大家問題的時候，他是不會波動世俗意見的感情呵！

同是行進這動盪的大世紀的青年，福，休咎，無不與共——這他人猶如自己，別再迷戀骸骨吧，那浪費精力的人情，那消滅智慧的世故，我們不要在那修辭上，儀表上，來下工夫，來找毛病吧；我們是需要真真實實地一點工作。

假如『理想』本就不同於『現實』的話，那麼『現實』不能於『理想』並時而生，自當不是什麼值得異奇的現象。我想願到薩孟斯的話，『目所能見的事，未必就是現實見所不能見的事，未必就是夢幻；』我們要知道『理想』並不魂夢的構圖，那並不是一種可笑的存在呵。

我們該爲着這理想而生存，我們該爲着這理想而活動。有着這理想的人，他將能親切無猜地和全人類握起手來呀，是哪個女孩子曾有過這樣勇敢的自白：『我要把個人的幸福建設勞苦的衆人的幸福上面，我要把我的生命，青春獻給它。』呵，朋友！有着這

種理想的人他將不會感到社會所提示給他的使命之森嚴與重大的。

我們不要在那小節目上打算盤吧，我們需要真真實實地一點工作！

答鄉漢先生

你的信，特別是你信中所提示的問題，我早就想答覆，但又因為一種心情的作祟，我又厭惡了我的語言——不就是你說的『說話誰都會說嗎』？

但我是一個不願遭遇自己的感情，更不能摧殘自己的意念，尤其不會冷靜的人。當一個問題擺在我前面的時候，無論如何我是不能沈默下去的，所以，我又在這裡饒舌了。我向來就不承認單純戀愛有存在的價值，過去在消閒談中也曾言及，也就是因為你所說的『戀愛自私』那話被我肯定了的原故。

戀愛不是絕對要不得的，但得要它是能扶長生活而不要妨害事業（一個人當他進行戀愛的時候，如果能冷靜地在這種功利的關鍵上詳密地考查考查，則戀愛自然就不會成爲一種罪孽了）。一個人，假如他不是祇是爲了自己而生活的人，則他（她）該因爲獲得

戀愛（所謂真義的戀愛）而喜悅？而他（她）却不該因為失掉戀（所謂單純的戀愛）而悲哀。

你說『所謂健全的愛侶，是由完全的志同道合的兩個人結成的，如果有一些勉強在內可就沒有意思了』。當然是，這個邏輯自非自今日才有的。同時，所謂『志同道合』云者，當然，也自非是『一同跳舞，一同滑冰』之謂也。然則所謂『志』，所謂『道』，在今日的人類中，有幾人能清楚這個，有幾人能徹底這個？所以，所謂『戀愛』，在平日就幾乎是一種毫無存在的意義了。

『愛』是什麼呢，『愛』自非是『戀愛』兩字所能包括，所能解釋。不錯的，『科學能征服死』，『愛』也『能征服死』（這是兩句名言）然而那相等於科學能征服死的偉大的力量任誰也知道那不是我們之所謂『兒女柔情』的了。那是耶穌，那是釋迦，那是山格爾夫人，那是蘇菲亞，那是貞德，那一切爲了人類廣漠的愛情而犧牲了自己的偉大的男與女！

『專一』這句義，決不是封建或自私的意思。我們把易卜生『不能專一愛一個人的人

又能愛全人類』的話可以反証地來說；『不能愛全人類的人不能專一愛一個人』。我想唯有這麼講才能使人類之愛與男女之情並行不悖吧？

我們不能使每個人都成爲法國哲人康德，更不能使每個人都成爲修道士，也不能使每個人都成爲斯多噶派的信徒，而每個人又不能成爲巴枯寧那樣先天的缺陷，那麼我們談一談兩性問題未嘗不可，但我們倘能想到精神的飢餓問題比戀愛問題爲嚴重的時候，同時我們更想到人類之愛比兩性之情爲偉重的時候，則我們可不就不難明白真義的戀愛是什麼嗎？

但對於先生，我希望能把心血用在比戀愛更重要的問題上面去，因爲我常想，當人類的全部生活理念確定的時候，戀愛問題自然也就不成爲問題了。

消
閒
隨
筆

爲什麼

胡適之作了半部『中國哲學史大綱』却不如他一句話：『爲什麼？』來得實在。

胡先生的『爲什麼』之說，大概念過開明活頁文選，或白話國文課本的朋友，都看過。了大意也就是主張一個人要追求『爲什麼』的精神——『爲什麼要這麼的』、『爲什麼要那麼的』，這雖然是淡淡白白地三個字，然而我們却不能不公承這是千古，撲不破的大道理。

在歷史上，『倫理』的哲人，沒有一個不是立腳於這個『理性』的基點上面的。倘而沒有這樣的思唯，是不足擔當其哲學的論辯的。所以，我們的哲學史上有一個可笑的人物存在，就是莊周。莊周的文章，祇是一種神秘玄虛的構圖，是一種縹渺的幻想，却不是一種深湛的哲說。他是一個筆的辯士，他並不是一個道的傳人（這裏之所謂道，是由於那句話『形而上之謂道，形而下之謂器』而言）。譬如他既然有着『吾寧曳尾於塗中』的出世的解脫，而他又有着『逃空谷者聞足音蹙然而喜矣』的入世的迷執。他的矛

盾有如此者。就是因為他不追求『爲什麼』的原故，不然，我想，一個度着現世生活而在生活着的人『爲什麼』他要否定這人生呢？這思想與行爲顯然就是一個矛盾，其餘則更無追言。相反的充分地表現了這『爲什麼』的精神是蘇格拉底。蘇格拉底之所謂『哲學』，有他的辯證法，辯證法是什麼呢？那就是要確定了『爲什麼』。蘇格拉底的哲學的成立是基於『爲什麼』，蘇格拉底的人格成立也是基於『爲什麼』，在他，全是以『愛惠』創造了『愛惠』。在精神的系統上，蘇格拉底，是流動着他千秋的血脈的，在精神的歷史上，蘇格拉底是照耀着他千秋的功績的，這又是『爲什麼』呢？

我們該有這種觀念，該有這種精神——『爲什麼』呢？『爲什麼』呢？（假始我們並不是就願作萬牲園裡的白熊那麼擺擺搖搖地不用頭腦的過日子）

胡適之是反對舊文學的一員健將，然而他作舊詩，他作不通的舊詩，（如悼丁文江之詩云，『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風流絕代無，』）這又是『爲什麼』呢？胡先生的『爲什麼』精神是不徹底的，所以他的爲人也不徹底，這真是一件可喚醒人的耳目的大題啊！

朋友！『爲什麼』你能忘掉這『爲什麼』呢？

文學一題

我不十分清楚什麼是文學；然而我知道文學者不是阿貓阿狗祇會討主人的歡喜；然而我知道文學者不是盲人瞎馬祇是在黑暗裡摸索前行，然而我知道文學者，不是留聲機祇能替他人傳達音響；然而我知道文學者不是賣淫婦祇把香粉向臉上抹，以博顧主的青睞；然而我還知道一點什麼是文學的，就是：我知道那攀龍鱗附鳳羽者，不是文學。我知道那大昏迷大惶惑者，不是文學；我知道那把書籍（且暫名之爲書籍）推銷在滿洲市場，却說是走入了，世界的文壇者，那不是文學；我知道那在浪漫主義已躺在墳墓許久他還唱着浪漫主義者，那不是文學；我知道一切欺騙一切銜誇，一切愚蠢，那決不是文學；我還知道世界之所謂文學之所謂文學者：那身分不是自己來確定，自己來封諡的——老實說起來，如此文學，如此文學人，即使人家承認你，你又拿出什麼給人家？

今日口呼文學以文學者自命者的某人於此。有人專誠拜謁於其前曰：『××先生曾批評您的大作，您對之有何意見？』某人將兩隻脚高搭辦公桌上，洋洋乎而言曰：『噫××先生是對於我的作品不理解，自來文學都是以寫實主義為主，浪漫主義為手段。』斯言也，是否歟？聽之者茫然，聽之者轉述於衆人，衆人亦莫不茫然也。惟吾所不解者就是我詳諗地看了但丁的神曲，我詳諗地看了王爾德的童話集，我不知道那其間的寫實主義之成分何在？倘而有之，也許是，我們的但丁遊地獄一週，而我們的王爾德更曾到過神的世界？……………

我知道了，今日之所謂文學，是如此文學，今日所謂文學者，是如此文學者，其在日本，其在世界，該當為我們的土產文學，土產文學者另設一席也。

傑作！傑作！傑作！但我所擔心者，就是以傑作自承，以傑作自負的朋友們，其所以為萬世千秋者，祇是永眠於書店之貨架上，除掉『聊以自慰』外又將如之何？

我希望我們的文學者倘如尚有藝術良心在，請替今日滿洲並非阿C的羣青年想一想不要永板着那副狂驕的面孔，不要永要着那套騙嚇的手段。矜持尊嚴者其實正顯現其為

醜鄙，街誇高明者亦唯反表露其爲粗蠢，說句實話：『唯其真能作青年的愛人，那才是蘇格拉底之所以偉大，所以成爲時代之驕子』。我們的文學，我們的文學，者呵，自我封諱不會廟貌千秋的約！

人生是快活的

隴舟先生：

你說是『從我們正視人生以後，可以說很久便相識了。』是吧，我們是很久便相識了。（我曾熟讀着每個有着熱有着天真的青年的面龐，都是給予我有如你這樣的友，情）朋友：『夜沈沈，窗外一道流星列落了，葉叫得像海嘯，旅邸寂寂，季節是跨入蕭瑟的秋天了』這該是怎樣一個驚人的顏色和聲音呵。當你在這個時候，你跚跚舉步，你悵悵遐思你『追尋光明，追尋夢幻，追尋友情的火焰』，你覺得『無言是最高輕蔑』而你聽到有的人『起始發聲（雖然『我們不必說這是靈魂的吶喊』）了』；於是你一顆年青火熱的心，燃燒着，燃燒着你冀求『能在無路的顛簸裡尋出來一條坦正的大道……』

呵，朋友！在這個萬物行就衰殘的季節，一切都在眠息的黃昏，你詛咒暗途，你祝福生機，當生活失掉憑藉失了着落的時候，你的生命的波流洶湧澎湃而怒吼了，年青人的苦悶呀！瞬間閃入我們幻覺的視野的，是有着多少懷着憂鬱面色的靈魂呢。爲此你將不會感到寂寞，感到孤獨的了，因爲那多少的懷着憂鬱面色的靈魂，他們正有着無限的同情和愛憐，和你過度着同的生活，和你追逐着同樣的理想。是的，厨川白村的話該贈給我們多大的勇氣呵？

『想由下往上跳的人，能將絆腳的石頭當作階段的人，罪惡和障礙是不足懼的』。

果然，『把那絆腳的石頭當作了生活的階段』，這該是多麼美麗一個壯快的事！那麼你就該再沒有什麼猶豫什麼焦灼了。美國的霍特孟（Wirtman）認定人生是快活的，他說快活是人生的潛力，我想，如能，『把絆腳的石頭當作了生活的階段』的人，他是能快活下去的——這就是人生的潛力呀！這我們並非是麻木的樂天主義者，但我們決不能作那一面過着肯定人生的日子，一面又執着否定人生的態度而生活的人；我們要活，就是該正經活下去，就是該知道怎樣活下去，就是該勇敢該勤勞地生活下去的。如此生

活的意義，就是根於我們對於人羣的同情心對存會的責任心所總結的觀念而生，我們要記念着這個，這們要遵行着這個吧！

你說是『良心的煎迫』！你說是『熱與力的激怒』，你不是就該爲着這個而快活嗎？

雖然是沈沈的夜，雖然是蕭瑟的秋天，人生也是快活的。我們要快活地握一握手快活地來生活着吧。本來沒有什麼猶豫，沒有什麼焦灼（本來也沒有什麼罪惡和障礙，眼前分明是一個和平老實，充滿了我們的幸福的世界呀）啊。

幸福與快樂

敬天先生：

是的，我說的話，我該承認，我說的話，我該負責。我是嘗受過了別人的欺騙所給予的苦痛了的，我不願再以這苦痛加諸於別人。

『人生就是爲幸福和快樂的追求嗎？』是的人生就是爲了這個的，人生就是應該爲

了這個的；然而這却是爲他人而不爲自己，爲將來而不是爲現在。

『爲精神上的快樂，還是爲肉體上的快樂吧？』朋友，事實上一點不容我們否認：『精神上的快樂，與物質上的快樂』，都是人類『幸福底』要求（是誰不樂於生活的安適與自由呢？）。然而這『是向前苦幹是坐享幸福，還是別有所謂呢？』

我說過：『一個利他主義者，爲了責任，一個利我主義者，爲了子子孫孫，都該拿出他的血肉與身心獻給這小社會的人群。』這是爲了什麼呢，我說過：『社會完善，個人始有保障，社會崩潰，個人不能獨全，』祇是因爲如此，『坐享幸福』非但是不應該亦實在是不可能。我說過：『幸福與快樂全是一種客觀假定的存在，』我說是：『現人間是沒有絕對幸福的。』不是嗎，你會看見說是幸福的呢？（幸福不幸福還得問他個人），這終結的所在，就是『人與人間的衝突不止，則人類幸福不生』，在這個衝突的焦點下，不就是人類的精神上與物質上所擔承的一切苦痛的因原嗎？

誰能承認這個事實：『說我們都是幸福的了，我們大多數的人都是快樂的了？』假如不是的，而我們更明白了這人類之所以失掉幸福與快樂，是由於『人與人間的衝突不止

的這個原因，則我們就該知道爲了這幸福與快樂而要解除人與人間的衝突才必得苦幹下去。

吃苦與冒險，是人類追求幸福與快樂的本能，幸福與快樂，是人類進化的輪齒。失掉這幸福與快樂的憧憬，則人類即是喪失其本能而毀滅進化；失掉這幸福與快樂的慰藉則人類便消沈其對一切的信心和對一切希望。人生是爲了什麼呢？人是需要安適，需要自由的。

最幸福最快樂的世界，才成爲人類最理想的樂土。除了這個，人便不會再生長，不會再進前的，人類便不會有秩序的社會的。然而在現在，我們不能來擔承這種幸福與快樂我們是不可能擔承這幸福與快樂的。在現在我們所要求於物質上的，祇是生存，我們所要求於精神上的，祇是活動。我們祇是爲了新社會的建設而生存與活動，這便是我們的幸福我們的快樂，至於那本質的幸福與快樂則是留給他人，留給我們子孫，留給我們生生不絕的全人類呵！

人生又怎麼不是爲幸福與快樂的追求呢？……

人我之間

蘇東坡所謂『以人爲可愛，則我亦可愛矣，以人爲可惡，則我亦可惡矣』，孟子所謂『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耶穌所謂『你要人家怎樣待你，你就怎樣待人』這都並非是迂腐之談，而世上惟有如此襟情的人，始定以作興世建物的巨匠，世上惟有有如此襟期的人，始足稱爲善良和愛慧的物類。

東方之所謂，『人爲萬物之靈』，西方之所謂，『人爲萬物之尺度』，倘而人類乏有此無所不容的上帝般的仁慈的心腸的話，則人類不但不是以爲萬物的準繩，亦且將成爲宇宙的罪孽，假如人類不是會有着那『推人及己』的良知，假如人類之中也沒有着那孟軻墨翟，托爾斯泰，那樣『爲他人的生活』者，假如人類也沒有爲着共同生存的集團組合，假如人類也沒有爲着共同方面的建設，則在天然淘汰與自我摧殘之下人類至今將成何景像，而將來更成何景像呢！

人類之所以有了進化，人類之所以有了幸福，是由於彼此的協助，合力前行，人類

之所以有了進化的障礙，人類之所以有了幸福的折磨，是由於彼此的衝突，分裂的活動所以，人之爲人，正是爲己，人之爲己，且不能不爲人。世界上有利我主義者熙熙攘攘捲於仇讐騷擾之中，而反倒是處處不爲自己着想的人，被衆心擁愛着泰然地生活下去。

實際上，打倒他人就可以確立自己嗎，而確立自己，就必須打倒他人嗎，（這人類是智還不智呢？）被稱爲『愛的讚頌者』的大文豪屠格涅夫，在病榻垂危的時候曾向着望他的人說，『你們健康的人好好地生活吧，並且像我平時一般地，你們也去愛着人吧』這該是如何的慧心，如何的智性呢？有如屠格涅夫這樣的人，永遠抱着火熱的温情向人，雖然有時因過激的言語挫傷被勸諭者的感情而至於被誤認作敵怨，然而他那坦白的靈魂終於會被靈性的生羣所了解，所擁愛着，這不才是人類最大的權能，最大的智慧嗎？

某哲人說過：『惟有人類的互相協助，始能維持生存，推動進化』，就是吧，那味於人我之義而良知末泯的人們，請一念及此！

劇專的話

『不是精神世界的封鋼，是你知覺閉門，你心靈僵死。門徒呵，起來，不要疲倦了去到晨光裡盪滌你的胸懷！』

——莎士比亞：『哈夢雷特』

由『人生遊戲』轉入『人生嚴肅』，這是處在於生活重壓下的今代人應有之覺悟與決心。在此種意味上，我們擁愛話劇像擁愛其他文化部門有同樣的感情。

歷史上有不容我們抹煞的事實：一種藝術的效用，那不獨是我們實生活之剖示與批判，亦是我們本來生活之建設與開發。在一種有意義有價值的藝術之財產，實成得人類生命的資本。我們所熟知的故事，就是伽兒斯渥威的『法網』一劇竟改良了英國的法制易卜生之社會問題諸作，竟掀起近代歐洲之高度澎湃——尤其對於婦女運動——的思潮爲此，我們才願在這『嚴肅』的今時代的人生工作下，於戲劇這一部門營求培植我們建設與開發的鬪力，爲此，我們才想在這『嚴肅』的今時代的人生工作下，於戲劇這一門

營求藝術財產所蘊藏着的我們生命之資原。我們有一句老話說是：『人生若戲宇宙是一大劇場』。這個人生的劇場上，把它剪成爲時代的縮圖，這不就是赤裸裸地陳設着的我們的生活的一羣嗎？我們愛這個『戲』，猶如愛我們的『人生』。

當前，滿洲劇連是展成開條新的戰線了，由於協劇之『雷雨』，文劇之『狂潮』，大劇之『巡按』的演出，我們知道滿洲劇連者已深會於時代藝術之使命和今代人生對戲劇之要求了。對此扶長今代藝術之戲劇的育養和向上，不祇是二劇運者的事，也是我們羣衆的事。在已有正確的課題，尙無無何成果的今日，還於這樣的滿洲劇連，實不容我們稍一猶豫，稍一疏懈，所以我們發刊『劇專』的動機也，就想藉此喚起大家的注意而已。

僅僅是爲了喚起大家還於劇連的注意而已。在這裡一二劇運者，提出一點自己的意見，也提出了那衆的要求，還有献身於這個劇臺工作者，提出他們的感想和抱負，在此我們不可以看到今代的『人生』和今代之『戲』以及和今代『人生』所對於我們今代人之『戲』的要求嗎？

朋友：『起來！不要疲倦了，去到晨光裡盪滌你的胸懷』吧！

關於劇專

『劇專』發去了之後，我的感情似乎擔壓着一種不可開釋的苦痛：就是覺得我委屈了幾位友人的文章。也打擊了許多友人的期望，也許曾給了若干友人對於編者低能的不滿——這一些痛苦便萃集於我之一身。

好像是我們對於這一次招牌頗為堂皇的工作，更該灌輸再大的血汗，而表發再大的效能似的，然而我們所作到的僅是如此，所能作到的僅僅是如是的了，之外的血汗，之外的效能還得待會因此而喚起了注意的劇運實踐者去灌輸，去表發吧！

在此，執筆的人，都是肩負劇運的責任的朋友。靠了他們的經驗，靠了他們的良能，靠了他們的愛護，他們所灌輸之血汗與表發了效能，是一步步逼近了我們羣衆生命的宅窟了的；憑了他們的經驗，憑了他們的良能，憑了他們的愛護，他們將怎樣以身賦之清明的理智和高貴的感情來執行他們嚴肅的責務，這全有待於未來的事實証

明。唯是使吾人所敢憑信於在此『說話』的人，不僅是『說話的人』而已，他們所酬遇我們以行爲者實較酬遇我們以言語者爲多。在此，有着我的慰安，也有着我們的期望。

在這裡，洪流先生所指出的放送劇的獨特性與重要性，吳郎先生所指出的文化界對劇運應有之態度，安犀先生所論及的脚本作者與改編未名先生所論及的寫劇的技巧與題材，這顯然地都是我們當前戲運之絕大關鍵；能打開這關鍵的，惟有我們藝術的良知與良能之鑰匙，明乎此，我想，雖然『劇專』僅僅是幾位友人執筆，雖然是僅僅幾點意見，我想，對以外的友人，對以外的意見，總不無補益。

倘如今代民衆所要求的戲劇，並不是如那只爲了一點淺薄的虛榮與輕微的利益所衝動的活動相同，則出『劇專』也許是一種必要。有羅曼羅蘭之所謂『民衆劇場』者，雖難爲現階段上的環境所容許，然而這却不能不說是現代下的環境所需求，所以我們所希望注意『劇專』的人更注意到這個。換句話說，也就是我們之所以擁愛今代戲劇正因它能擁愛今代民衆的緣故。

謝謝：擁愛今代民衆擁今代戲劇的朋友，尤其是個人特別歉憾的，就是因爲一種原因有的友人的文章未能刊入，又爲某種原因，安屏先生的稿子又削足適履，這不但是作者的委屈，同時也實是的損失了，但是我希望注意及『劇專』的朋友，對今代戲劇是該有『劇專』所表現者上的認識，那就是我們的意外之幸了。

除了對愛援『劇專』的朋友謹致歉謝外，有如是感，追記於此。

季節的文學

這到底是『秋天裡的春天』呢，還是『春天裡的秋天』呢，我心激動，我心荒涼！

庾子山哀江南賦有云，『人之心也，自非金石所移，士之戚也，寧有春秋之異，高台已頽稷下有開琴之痛，壯士已去燕南有擊之悲』這不就是開府之所謂『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嗎？有此襟情者更遑論『春女多怨秋士多悲』，而不是永日『以淚

洗面』嗎？

然如吾輩既無去舊之痛，亦鮮騷客之憂，可以興，亦可以休，可以行，亦可以止，身爲社會的寄生塔級者，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還有什麼說的呢，我們既不悲秋，也不賞秋，秋之於我何有哉？

寄寓在『憂傷者之家』的人們，他們的憂傷，雖屬是弱者的表現，然而他們的嘆息却又不能不說是熱情的象徵我們看那衛叔寶的洒淚江表我們看那屈靈均的寄恨文章我們念着那『對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於有情，亦復孰能遣此？』已我們念着那孀孀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便覺如秋聲秋色一時輻輳於眼前耳底了這就是說痛苦流涕也是至情之極的精神獻禮，難能而可貴，唯有那僞裝其面，歪曲其心的人，才是真正可惡可恨，現在這雖沒有到『草木搖落變衰』的時候，然而我們的確是知道有多少林黛玉式的人兒當月明星稀之夕，在那兒悠悠地念着『點蒼苔白露冷冷，幽僻處可有人行』的句子呢……

以上是一個投稿者寫來的，編者僭妄他給削頭去尾，又溝通地改了改，也因爲這是一

位熟朋友，雖然這是編者強好了作者的意識，他也不會惱的，我把它發表在這裡了，然而管叫作什麼呢，無以名之，就叫作『季節的文學』吧！

怎樣寫作

赫赫先生：

如果談到寫作的方法的話，那儘有許多的文學理論的書籍讓你去讀了，在此我可以不談，我所要談的，却是寫作的態度和寫作的觀念的問題。

在事實上，無可否認的，一個從事寫作的人，最初的動機，差不多都不出於興味的要求，然而一個健全成功了的作家，則他必是已經有了『興味』以上的要望和企圖。所以辛克萊大膽地說藝術就是宣傳，這其中的意味當非那把藝術商品化的文僮所能理解；而這其間的意味又是『非把藝術商品化的文僮』的一個忠於藝術的使徒所不能不去領略和持行。明乎此，我想一個對文學的愛好者，他一定要大膽地寫作，他一定要小心地寫作了。

所謂大膽寫作者，就是爲了對於藝術上應盡之勞役，他不能不追求着藝術食力發揮，爲了對這勞役的持行，他便當不畏險阻不辭苦難了；而所謂小心地寫作者，就是爲對於藝術上應負之責任，他不能去歪曲藝術的良知，爲了對這責任的擔保，他便緊密思唯，切實從事了。那麼，我們是不能吝惜地不寫的了，我們也是不能放誕地濫寫的了，寫作之難在此。

我們該知道，一個偉大的文學者，他所以能千秋萬世而永垂不朽者，常常不是他偉大的作品，而是他偉大的人格。換句話說，也就是沒有偉大的人格，也不會產生偉大的作品。所以美國的霍特孟，雖然是衷心地慕服着當時的法國的寫實主義作家，他也運用了地犀銳的天才，他也輸送大量的心血，他苦心孤詣地摹做着寫實主義的色彩與風格，他也終成爲美國一代寫實主義的作家，然而他在文學史的地位如何呢？他那僞裝下的同評他那書齋中的歲月，他那高臥沙龍聽着爵士樂的紳士生活，終於確定了他的作品評價（這勿寧說是確定了他的人格評價）不就是嗎，轉向後的紀德和冷落了波德萊爾情同樣地告訴我們：新世紀文學的要義，除去那親身體驗的痛苦和自心所激動的呻吟已無

所投足，已無可立身了。這裡面有人格在，這裡面有人性在，本乎這人格與人性的發展，那才是一條光明坦白的寫作之路呢！

我不反對一個青年寫作，我也不主張一個青年急於寫作，我以為一個青年既使樂寫要寫的話，也應真該『讀』比『寫』的時間多一些兒好，至於你的要如何寫作，『讀』一定會慢慢告訴你的。

送別一個友人

山：

『本來見着了而又有何話來說呢？並不是我們都寂寞下去了，而不過談一點兒也不濟於事，又何必去空費時間呢？』就這樣留給我一張紙條，你悄悄地走了。看了你這張紙條，我心被一種莫名的寂寞壓倒了。我迅速地想起從我身邊悄悄走过的若干友人，像你一樣的執著一顆青年火熱的，倔強的心，像你一樣的追求着雖屬杳茫可是崇高的理想然而這些人，一個個都在大時代的洪流裡，毫無聲息對落消沈了。（然而我知道，

未來世界的美麗偉大的殿堂，都是他們一滴一滴的血，一滴一滴的汗，他們的熱情堅力所興建的啊！）僅僅是在記憶裏，追念着他們那陰慘可是壯快的影子，我落寞，我悲哀了。那羣爲了忠於生活而健鬥着的明友，都蟬聯地了；殘留呼吸於生活氛圍之中者。

你走了，你是預備着埋頭在圖書館裡充實你生活鬥力，你是預着充實了你生活鬥力後踏着，你是不會寂寞的喲！

我該相信，你雖年青，你却已是從煉獄中走出來的壯漢了。你永遠抓住你生活的理想不鬆一鬆手，你永遠跟着你生活的理想緊緊前行，我記得是瑞典的思想家倫凱的父親曾經告訴愛倫凱說：『人的一生當爲着一個大理想而努力』。我愛這話（這話說出多少心情偉大的人們的抱負），這話不就是你生活的要義嗎？

我們有一句老話，說是：『有志者事竟成』，我們有一句老話，說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歷史一點都不欺騙我們，工作決不是浪費。過去人類史上是曾留給我們斑斑可証的事實，不獨是發現新大陸土地的哥倫布，不獨克服荒島生活的魯濱孫，

我們的新社會新文化，新人類所有的一切啊，那一件又不是從杳茫，從堅毅，由孤獨的
騎士的手扶建起來？爲了這個，我替你歡喜了，我知道在你埋首的書城中，那將更給你
一些生活的信念吧。

朋友，『扼住命運的喉管，把命運拉回來』（貝多芬的話）吧！未來，你將不會寂寞
的。

一友人之死

偶然和多年前的老朋友相遇，閒話閒談及一友人之死，懷舊的感情突然被記憶輕輕地
蘇活了。

記憶不會騙我的。當我視野的幻覺展開的一刹那，彷彿他那清晰的面龐，瘦長的身
段用着他那永遠嚴肅的眸子逼視着我使我每一條神經都激動，不息的信念，他那大公
無我的人格，使每個友人都對他傾倒，對他遵隨，然而誰也不會知道的他竟愛上一
個女人而且他爲那個女人死了，這該是使對他傾倒對他遵隨的友人多麼失望，多麼悲

感啊？然而他說：『世間一切對我都是偽飾，唯有愛情給我幾分真，失掉愛情我的生命便全部空虛了，』（這固然是激情的話，可是這其間還有邏輯在嗎？）

事實，是這樣的：這位友人爲着過度的工作，損失了健康也棄置了一切生活的享受。他的確是一位慷慨的人生施捨者，他傾其全有的青春的血熱與精力，獻給大社會裡，他常常是努力在飢寒交迫的生活線上，他却爲了他快心的工作而欣然色笑，他的確是一個社會的鬥士，他的確是一個時代的產兒，然而他却需要溫慰，需要同情，因而在他的需要之下，一個給他溫慰給他同情的女郎，把他獅子一般的生命征服了。他說：『不專能去愛一個人的人，不能愛全人類。』（易卜生的話）

一個生活困苦鬥者，倘而有一種溫暖的手掌常常在拍打的肩頭，又何嘗不可以增長他的生趣，鼓舞他的熱情呢；但是一種喜劇的誕生，還不就是一種悲劇的序幕嗎？這位聰明的友人究是不能証實的『愛情可真給他以真』了。

當他愛人悄悄地從他的身邊溜去而跟着一個巨宦走了的時候，這位友人開始感到『生命的全部都是空虛的了』。於是他心痛欲絕地祇是簡單地在一張粉色的信箋，朗朗的寫

着詩人濟慈的話，『死我能忍——我不忍和他離別！』而真個走入空虛的世界了。

另外的一個友人，是一個新聞記者，聽到了這個消息，他悲哀，又他憤恨地在報紙上用大字的標題寫着：『如此青年，死不足惜！』我不知殉難於愛情的那位友人，感到這是憎呢，是愛呢，是偽飾，還是一點真呢？

那時，爲了這位朋友之死，竟有許多朋友對女人有了戒心，說女人是工作之敵，說女人是墮性生活的擁護者，然而女人真的就是那『自己不願生活也不叫別人生活』的自我主義者（屠格涅夫小說中語）嗎？我想，這罪過是不在女人身上的。

可是至今回想，那『死都能忍和却不忍愛人別離』的青年，立在『愛情』兩個字之前不禁是使我們戰慄，使我們警肅了……

我與老友談話的時候，爲寂寞泉下的友人深深祝福着，希他能領悟易卜生的話：『女子對他過去的戀愛認爲是虛偽的。』

抄幾段書

自己說的話別被人不憑信；引上點別人的話，又易指爲剽竊；乾脆『名正言順』地抄幾段書，在這心情作惡又不甘啞默的時候，代替我說點話。

『假如不是「動的生命」的那脉搏已經減少了的老人，則人的一言一行中，總蘊着不絕地跳躍奔騰，流動而不停的生命力』——廚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

『雖則我們的生命暫短而無形跡，但是偉大的一切都是人類造成，要成爲這種高等職務的執行者的一種自覺，衡諸其他個人的享樂，當比較爲重，就在死亡中，他也找得到他的生命，他的巢，』——屠格涅夫：『羅亭』。

『藝術而至於沒有目的，沒有宣傳，那就等於花瓶，給人玩玩而已，這是爲藝術而藝術的估價，也是花瓶文學的真面目，說了出來是不值一笑的。』

我們並不是在象牙塔里，我們是生活在現實的社會上，所以要磨鍊，要奮力，而並不要那些爲藝術的花瓶文學』——唐弢『海天集』

偉大的文學，必然是本質地新的文學；偉大的文學創作者，必然是本質人地新的文學呈獻者；偉大的文學鑑賞者，必然是本質地新的文學接受者。

『由有偉大的呈獻，由於偉大的接受，才聯合成一個汪洋大海似的社會勢力。

『時候不同了，

『禽鳥也不同了，

『歌調也不同了！』——史晚青：『文學之社會的意義』

『過，我們這塊土上的文學，是人生的教師，是讀者的忠實朋友是正義的偉大的殉難者，但他却不是人生的裁判者，而是痛苦與煩悶的証人，他們一面訴述生之痛苦，一面以慈母般的雖默默無言，而能洞燭人心之奧處，來勉勵疲勞的人，安慰煩悶的人，而且他們把這事務作得非常週到。』

完了。

我愛這些話，我愛這些人，我愛說着這些話的『勉勵疲勞的人，安慰煩悶的人』的這些人，然，他們本身不正有着無涯的煩悶和過小的疲勞嗎？呵他們擔承着一種莫喻的重壓之苦痛！可是——

那委屈地受着罪難的亞歷山大拍克頓還能說啊：『吃痛苦和不斷的危險是敏捷的教

師』，痛苦又算得什麼？我愛着老子那玄虛的話：『天欲予之，必先苦之』——我願以耶蘇的話爲此言之註腳：『失掉生命的人正是獲得了生命，保存生命的人，正定失掉了生命的人。』

朋友：假如你不是失掉『動的生命』的人，你不需要有如如此的生之跳躍奔騰嗎？

屠格涅夫的話

屠格涅夫是被稱爲『愛的歌頌者』的一位偉大的文豪，他對於愛的解釋是：『沒有完全的平等，就沒有真正的愛』，（『羅亭』裡的話）而他的愛，是以那慈祥之光去普照那廣漠無垠的人類，而不是溺在那私人的兒女柔情之中。他雖不是一個偉大的救世實踐者，然而他確是以偉大的救世，的心情來描繪着現世人生的大文士。他窮於一生的熱血和精神，就是想着怎樣來解析這人生，攝取這現實，而想在現實的人生的對照下，來發掘人類的秘密之悲哀，來擬造人類的光明之理想。在他的作品中，如『新時代』，如『獵人日記』，如『前夜』諸篇，無一不是表映着他這樣的熱望，無一不是散佈着他這樣像

溫情的；所以他雖成爲一個孤獨零落的人，曾若干年中且不見容於他所衷心擁愛着的國內青年，然而終始未改移他對國內青年的擁愛『這不才是偉大的「愛」的真操嗎』。像他這樣金玉其質日月其神的巨人，在我們的時代中，在我們的人類中，尤其是在我們執着筆的一群，觀照他那偉大的襟期，偉大的性格，實足以感動，實足以慕服，實足以啓發我們的良知和良能。而在我們青年的社會裡，在生氣洋溢的生活中，體念他的語言，揣摩他的理想，觀覽着他那超邁怪人的精力，又實足以鼓舞我們進取的勇氣，又實足以增加我們工作的信心呵？因是我願記錄這位大文豪他是怎樣地表映他的『愛』在他的言語中的一些話在這裡：

『你須記得，不受生命之騙的，祇有不想生命，並且不要求生命，而接受他那些賜物的人，當你有能力的時候，應該往前走，如果走壞了腿那麼就坐在道旁，看那行人，也不要憂愁，也不要嫉忌，因爲他們也是走不遠的！』（『尺素書』）

『人生並非是遊戲並非是安慰，當然更不是快樂的了……人生是沈重的勞苦，放棄，永久放棄——這便是人生秘密的鎖鑰』（『浮士德』）

『愛是比死，比死的恐怖都來得強，祇有這個愛，生命才能結合而有進步。』（『小麻雀』）

『凡是相信藝術的力，愛的力的人，是決不會有死之恐怖及生之恐怖的。』（『停住』）

消閒而已集

馬因識路翻疲路
蟬到吞聲尙有聲

一黃仲則

也是詩話

所謂『詩酒飄零』者，在吾等之前代文人，正以此方風雅，況清高也；而實則消沈沒落，莫此爲甚！彼信陵君意不得行之際以寄悲憤，置餘生於『婦人醉酒』之中其情雖可憫，其行正可悲痛。如此作人，終非健者。

至若誠如王勃所云：『三尺微命，一介書生』者，手無尺柄之權，足無立椎之地，而一旦吐方略、說宏謀，指天上以爲懷，人且笑其爲腐儒談，乃使漢文見賈生而有『不及』之嘆。果如是矣，將如之何，將如之何耶？於焉，胸中有塊壘，眼中有酸辛，盃中有數滴酒筆，下有一寸毫，假藉之，以爲友朋，以爲安慰，暫求解脫於有生，方且無爲於俗世，歌以當哭，存而如亡，斯行也可哀，其情也可諒矣。如此之人，不無天真。

當今之世，吾人聲讀詩經，離騷，並及漢唐諸季騷人詩客之什，猶想見先代之世事人情宛轉於心聲筆語之中，一二快事，一二真情，誠使吾人同感之懷有不能自己者；乃復考其生平，察其身世，懷其爲，則對於『詩酒飄零』之流，又不禁而同聲一嘆矣。予幼

讀清黃仲則，『馬因識路翻疲路，蟬到吞聲尙有聲』句，每爲嗚咽感動，嘗念其『豈有生才似此休』之語，而目視其『竟似此休』真『苟未免有情，亦復孰能遣此』矣。

予酷愛仲詩，幼時把『兩當軒集』常愛不忍釋；對此『薄命詩人』，頗抱向蒼天作不平感；吟誦其詩什者再，便覺鼻酸至情感人之深，蓋未可以以倫理量也。比數年來，生活轉移之際，書帙散失，仲則手澤，亦隨流水，然當落寞孤獨之際，仍憑記憶朗誦其半生得意句，便覺冥冥中似有相爲慰藉者。陸放翁所論，『祇今諸葛魂如在，相看泉下有知音』，信夫，信夫！故予嘗有句云：『豈我生後同是感，一生偏嗜漢鏞（仲則又一字也）詩』。

予信爲，在有詩以來，得律詩之實者，杜陵也；得律詩之華者，仲則也。仲則律詩辭藻之工，聲調之細，意氣之慷慨悲涼一唱三嘆之概，直可謂前無古人後來者，良由其遭逢不偶，天厚其才而靳其遇，乃使發一切之積蘊於悲憤之中而得『窮而後工』之收穫也是其不幸而又云幸矣。

也是詩話

仲則之詩云：『仙佛茫茫兩未成，祇知獨夜不平鳴，風蓬飄盡悲歌氣，泥絮沾來薄倖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莫因詩句愁成識，春鳥秋蟲自作聲』。詩心如此，可謂英雄短氣矣。『百無一用是書生』句，數年前曾爲海上唐弢等論戰之話題，究竟書生有用無用，觀夫諸葛武侯，文信國，曾文正公之流，則可定論，至若懷才不遇，落拓風塵，致使其壯抱偉籌，無藉可發，自是際會窘人，未足爲書生病也。清趙翼之詩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百年』，宋陸游之詩云：『白面書生未可，不死令君看太平』，一者情歸風月，一者志在山河，予嘗有文曰：『趙甌北一代才人，目空朝野，陸劍南千秋壯志，夢入關河』，此等襟期，自足爲士林生色，誠如杜子美，司馬子長輩，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視之所鑑窮古今勝衰之理蘊，耳之所及，盡天地明晦之藏，豈乃其胸臆所括，僅僅以文章爲事，玩物喪志哉？仲則之詩亦云：『長缺依人遊未已，豈衣射虎氣難平』，然則有『氣難平』，自不等於書生無用，而非真効『春鳥秋蟲自作』

聲」矣。

自來失意文人，其悲鬱激憤之情，非託之於詩，即寄之於酒，若謂詩酒真可銷愁，是欺人語也。太白所謂『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斯言是矣，予有老友張君前代鬻門中人也，而窮於遇，暮境頗窘，性沈默寡言笑，於人前無所是非，乃所爲詩，汪洋萬狀，一如萬馬千軍，奔轅腕下，似足表徵其善論能辯者，其生平樂誦其遣懷詩，每當酒酣耳熱之際，擊拍而歌聲淚俱下，內有云：『遣懷惟藉杯中酒，醉後冥然望死生』，是苦是甘，此中滋味，非過來人不能領略。仲則之詩云：『綠酒無緣消塊壘，青山何處葬文章，』此等哀痛，自是此道中人，千秋有同慨也。

晉張翰之言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眼前一杯酒』，其實身後名與眼前酒，皆屬虛無所病者，在於其溺於幻構而已，所謂『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酒縈杯底淚，魂老夢中家』，所謂『醉裡興歌夢裡愁』此等情景酒果可貴，抑可畏耶？

『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如此，未或下亡』體念及此，酒乎酒，義何嘗非禍水耶彼李太白雖有『斗酒詩百篇』之快，然以醉後捕月投江之事相抵，其得失之差又何如耶？

關於家庭

要家作什麼

大概看過電影『日出』一片的朋友，都記得那位交際花蜜斯陳白露的話吧。

『人終得有一個家？』

這話也許不會錯的，因為我們既不能如法哲人康德之以事業為伴侶，我們也不能如釋與牟尼之棄絕了紅塵那麼，我們——作男人的，就要娶妻，作女人的就要嫁人，由是而結婚，而生子，而世世繁衍而有子孝孫賢，以垂永祀的百年的大計，此真巍巍其為家也！社會上奔忙的人，他們為了名，為了利，似乎都為了個身，其實為了個身都不是，老實說，都是為了家庭！

社會奔走之人，莫不是為了家庭，我常常聽了耳邊朋友的呼聲：『沒法子，家真累人！』這是他們的嘆息，這是他們的供狀，事實上有如此者，事實不能不如此，是誰能眼睜睜看一家人都受罪，以至於餓死嗎？所以一奔走呀，忙碌呀，為了個人，為了家。你為家，我也為了家人與人之間有了對立的關係，家與家之間有了磨擦的作用，汝為

汝之子，子爲汝之孫，世世生生可憐的人們啊，都作了妻子的馬牛！

一個人，爲了個身，爲了家，且是自顧不暇，更何心用於社會？一個人，爲了個身，爲了家，即使用心於社會，衆人的利害和個人利害，不是又起衝突？

家，又有什麼用呢？使我們和他人對立，使我們和社會磨擦，我們是誰看見不同的分子能組成一完整的模型？我們是誰看不同的分子能組成一完整的社會？家，倘必有之，如其不以『社會』爲立腳點出發點，它是將會成爲社會亂始的細菌的！

整個的社會不好，家庭不會完美地獨在；祇爲了家庭完美的獨在，社會便不會好。所以，有家的朋友，你應該想怎樣移置家庭於大社會的上面，沒有家的朋友，你該想怎樣建設家庭於大社會的上面，不然，要家什麼用呢，豈就是我們世世生生告訴我們的子孫：你『揚名聲，顯父母，光於前，裕於後嗎』？

可愛的人類呵，你爲了作『人』的人，捐棄了這家，輕觀了這家吧！你要記得一個偉大的男子蘇格拉底，豈沒有一天把『子劣妻頑』的苦惱壓在胸膛，你要記得一個偉大的女性妃格念爾她竟爲了大社會獻出她的一生。

我相信：完美的社會的誕生，是將在「家庭主義」滅亡之後的！

新家庭的建設

我常常有着一個美麗可是幼稚的夢想，就是，

『把家庭拉成大隊走進社會裏』！

夢想雖屬於美麗可是幼稚的但我會反覆思維，不如此，無家亦無社會！

『家，便是個人主義的財產，』這幸話我們應該去細細玩味我們想一個人如果將他一生獻給家庭的精神與力量，都獻給整數地大社會，這雄渾的龐大的精神與力量，不會造成一個堅固而且是完美的新社會嗎？

以我 多千年的生活習慣，家就是餵養了一個人的生命，而且餵養一個人的精神，在外面末路窮途的友友便想到了回家，在外面孤獨落莫的朋友，也想到了回家，於是家庭我以恩我還家以惠，在條件上好像是合乎邏輯的存在，可是，倘如你果能以大社會作你家庭的時候，你給大社會以惠，大社會不也能還你以恩嗎？倘如你真的把家庭建設大

社會的上面大社會不也同樣地養你的生命，養你的精神嗎？

我看過，許多的朋友（許多），有的根本就無家，有的有家也視同無家，他們滴盡生命的所有，獻作新社會建設的基石，他們以所有的老人為其父母，他們以所有的青年，為其兄弟，他們以所有的未來生命，為其子子孫孫，他愛着這個廣大的家庭，忠實地為這廣大家庭服務而至於忘置個身的存在，我看到他們了，他比那拘囿於小家庭的朋友過得自由，過得痛快而他們也沒有孤獨，落寞的悲哀。

常常夢想着那樣美麗的大家庭，有了那樣的家庭，我們為了親愛的至親骨肉的感情，為了整個家庭的幸福，我們將永無鬥爭，永無敵對，因為那個家庭的利害問題，成為我們每個人的利害問題。呵！

『把家庭拉或大隊走進社會雖』！

我們雖然不絕對主張每個人都作了家的叛逆，但反對一個人為了家庭和社會樹敵。

何以家為

霍去病大將軍給漢家立下不少的汗馬功勞，漢家天子當然是非常嘉重他了，所以漢武帝便對他說：

『霍將軍我給你建築一起宅第罷？』

這種的浩蕩皇恩，在作臣子的當然是『受寵若驚，感謝不惶』了。而且，畫閣高樓，可以息身，可以遨遊，既足安息，又有榮光，論理說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我們的霍將軍正該『謝主龍恩，拜命而退』了，誰也想不到霍大將軍，却這般回答——他說：

『匈奴不滅，何以家爲？』

霍將軍果然爲一個『國而忘家的忠臣烈士依照現代的意義來論，這正是典型的『全體主義』的模範呢！不過，我們的霍將軍原沒有什麼主義，也沒有什麼思想，祇是在漢天子的面前『賣賣糖而已』。他祇是爲的博取主子的歡心，謀創自己的功名，這種以個人的私慾私念爲出發點的英雄口號，自然我們並不歌頌贊同，祇是他那永遠值得記念的一句話，就是：

『何以家爲？』

我們想：「家是什麼呢」？「要家是爲了什麼呢」？家祇是作一人精神的寄託，家祇是爲本身以及子孫萬世嫡系的歸宿，家是什麼呢？要家是爲了什麼呢？……：

社會崩潰，個人不能獨全；個人頹敗，家又何得圓滿？精神的寄託嗎？嫡系的歸宿嗎？處在一個五落的社會裡，那「寄託」祇是徬徨與不安，那「歸宿」祇是空虛與杳茫，家還能給我們以什麼呢？

消磨我們精力的是家，驅我們奔走的是家，孩子哭老婆叫的是家，今日索柴明日要米的是家……一個人倘如以此等精力奔走於大社會之中，這麼的集團人類綜合的力量，共爲大社會而献身，則社會當能如何，個人又將如何呢？

我們看——那不死不生的生活鞭打着的人們我們看——那且喊且啼的掙扎着命運的人們，即使我們揮費了全身精力奔走而建成一幸福的家庭，則我們目視那羸失掉幸福的同胞又豈忍觸安於這個幸福？而且，我們看哪個家是幸福的？（幸福的標準如何？）

忘掉「家」這一個字吧。丟開「家」這一個集團吧，整個社會不好，誰也不會好的，我們把霍去病的話改了改說：

『社會未好，何以家爲？』

我們不是要不得家，祇是離開社會的意義，家就不會存在的呵——我們祇是爲了家而奴役着的朋友！

人生三部曲

我們的民間流傳着一句話：

『三十年前父相子，三十年後子相父。』

這就是說一個人的生活父親是爲着他的兒子而生活着，兒子是爲着他的父親而生活着大概是這樣，人年幼不能自立的時候，靠着父親養活着，到了能自立的時候，父親老了不能工作，於是兒子就得養活父親，可是接着呢，父親去了，自己又有了兒子，至已作了父親，又得養活兒子——這就是一個人的生活一部曲。

說起來，有了家庭制度的存在，家族制間之互相扶助，原屬是一種義務，也是一種職責，祇是一個人就這麼『父父子子，子子父父，你相我，我相你』一輩子，人生還有何

意義在？

蒙受家庭痛苦的人，唱完人生三部曲，到最歇過一口氣的時候，他終不免就要想了『祖先去了，個人靡了，子子孫孫繼續演着這未完的永不能完全的悲劇！人生是爲了什麼？』

社會不治，當然是由人類的自私，家庭即是人類的自私的財產，可是，倘如父不相其子子不相其父，則『老墳溝整，幼棄郊墳』了；所以，人類之自私，還不是人類的罪惡，這過犯祇在於生活制度的不良，我們愛每一個人，甚至於愛每一個家，我們願每個人都建設起來一個美麗偉大的家堂。但是，你爲了你美麗偉大的家堂，他爲了他美麗偉大家庭社會顛覆了……：

我們從未見唱着『父相子，子相父』人生三部曲的人，他能對社會輸送什麼血力，但一個絕對沒『父子相相』觀念的人，也決不能撒給了社會什麼仁慈，我們唯有拿大社會作我們的父祖，我們唯有作我們的子孫，就是墨子那話：

『老吾以及人之老，幼吾以及人之幼』

人生的三部曲盡還得要唱的。

別了一個友人

一個友人悄悄地從我的身走邊去。

他一年來三次跳出家的樊籠三次又走入家的懷抱在這三次往復的期間——在他漂泊的日程裡，並不是生活到了末路，祇是他不能忍受那苦的生活，因為他的家有幾畝地，幾椽房子，還有給他們作子女的奔走勞働着的父母，還有溫暖的妻兒的愛情。所以，他終於追求，動搖，以至於幻滅了他青春的冥想！

一個青年，當他由鄉村走到都市裡，我常夢想着他該有一個悶塞許久要開花，的感情
的炸彈，同時沒於一個由都市走到鄉村的青年，我也常夢想着，他該把他開了花的炸什
收拾起來了。可是結果，都市裡的青年，本沒有開花的炸彈，回到鄉村的青年還有彈
麼炸彈包藏起來？

我說許許多多青年的感情已經是燃燒不着的硝磺了。

他們也愛行動，也愛生活，還愛自由與獨立；但他們却常常想作——老是那麼依賴着別人來行動，來生活。他們喜歡社會變得好一些，他們喜歡人間有一點公平，但他們却期待別人來創造那社會，他們要望別人給他們以公平。彷彿頌贈勞動，頌贊流血，頌贊犧牲然而他們却生生世世作了歷史的旁觀者！

他們在思想上，有時自不能不想到他人但在行爲上，永在『自己』的圈子打着轉轉，他們有父母，有妻兒，有生命，有財產……

我們不極端反對『家』之存在的，但那必得以『社會』爲本位但我幾於極端反對『家』之存在，幾於敵視『家』之存在，就是我看他他以『個人』爲本位的，成爲個人主義的保菌者！

別了一個友人，我心落寞，我心孤獨，我心有無限的悲感與痛苦，爲了他，爲了許多人！

他本可以在社會雖掙扎下去，本可以在社會裡幹一點事，但他回『家』了！

爲了什麼

兩年前的的一件事。

我那時在一個偏僻的縣份裡作事，一則因爲地處邊荒，空氣窒息；再則又因爲身心多病，所以鬱鬱寡歡。一個同事的，是同鄉又兼老同學一同流落到這個縣份裡去的，他的環境雖然不比我太強，也許因爲他比我能達觀一些，所以他每天倒很歡喜打打鬧鬧地，有時還粉墨登場唱幾齣舊劇，他的人生，的確是有樂可尋，也是他有樂不肯獨享，又看我孤另另地一個人漂泊，又且失意在異鄉裡，所以他同情我，很幫我的忙，他便要我在那吃飯，而且找我常到他家去玩，他說那可以排遣我的悶鬱。

可是，事實上全出於我這位友人的意料之外，就是我越是到他家去，則我心頭的悶鬱越重。

他家沒有別人，祇有妻和一個孩子。他很愛他的孩子却看不上他的妻，每逢妻對孩子稍爲侍候不周或者妻本身行爲稍爲不適他便加以怒斥，或者施以腳踢掌捶，其妻習以爲

常也並不以爲忤，可是我每次看了，心便像壓上一塊石頭，有的時候正在吃飯飯便吃不好，勸他，他不聽，他說，『老娘們，非教訓他不可！』

我不知道他她內心可有痛苦否？這種非人的生活不相愛重而相聯繫在一起的生活！我常常想：『於今，尤其過去，這種家庭不是太多了嗎？可是把一但人的精神力量浪費自這樣的痛苦家庭上，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我又常想：『爲什麼，我們那些家庭失意者，不能如蘇格拉底那樣不把「妻頑子劣」的痛苦放在心上呢？』

在舊的家庭制度雖，看出了，人類的自私；一切之舊的制度，都是表徵了人類的自私！

怎樣緩和『父與子』的衝突

答潔心先生兼致作家長者

潔心先生：

在紙上聽到你淳樸真摯的呼聲，任何人也要感動而同情的；可是在事實——任何人也想不到完善的辦法，因為在我們的社會上現在還沒有那麼一個義務扶養青年的設置。

你怕家庭給你訂婚，因為你『心在進取，希望有着高深的學識，』然而你又是一個『高小才卒業的我』，所以你也感到『我想走』『但是無有技能的我又無定所應甚怎麼辦呢！』這時候你才向陌生的人盲目地仰望着：『指給光明的進路，』却是執筆作答的我則感到極度慚愧或不安，因為我也是想不出一個『光明的進路』來指給你！

然而，我的意思還有，（不能說是高明）就是，倘使你感覺到現環境絕對不能綏衝和忍耐下去，而氛圍確是足以使你生活窒息的話，那麼你唯有脫離它（家庭）！可是然後，你該怎樣辦呢？這你就該審慎重，因為你畢竟是一個『高小才卒業的我』，在生活鬥爭的漩渦中，社會的浪頭是怎樣容易使你沒落消沒——這，你就必得立下一個吃苦，奮鬥，和永遠掙扎的念頭，到任何地力都好，你找一個勞動的職業，幹着一種『半工半讀』的理想生活！

可是理想生活家竟是太理想了，那裡面許多的生活的恐怖，都足以使你的理想動搖

你的理想幻滅，這，你事先就該斟酌着你有沒有那麼的毅力和永久的決心，那確是很難的還是說比較穩健的一點辦法吧：合尊還不是一位現役的官吏嗎，在經濟能力上在知識能力上，總不會壞到不堪想像的地步，你可以坦白，誠摯，懇求着好好解釋一審，使他容許你幫助你（因為這也是他的責任，他的義務）完成你的願望。我想，作父母的都是愛子女的，也不定絕對不採聽兒女的一點要求吧？我愚意希望你還是這樣作比較好。

同時，我希望一切作家長的，看看關於潔心先生這一般事實，應該有一個聯感！就是『我爲什麼追着自己的子弟在家的環境活不下去，而向外處呼籲呢？』

凡作家長的，沒有不愛自己的子弟的。那麼對自己的子弟，就該給他們一點自由。所謂『自由』並不是『隨便』的意思，就是在作義務上家長的應該助成子弟的願望，不應該戕賊子弟的願望，試想：『上進求學』這種願望難道說是不該有的嗎？然而作家長却用着種種封建思想來封鎖他們，甚至於拿婚姻問題來苦惱他們，務欲使之成爲自己一般的人物才好，可是，時代畢竟是進展的我們（作家長的）想一想我們的本身和我們的父祖，難道是一般的人物嗎？所以，聽從子弟的一點意見，一點要求，不是淺陋，而是開

明，反之那才真是迂腐，退化！

作家長的，不能跟子弟一輩子，子弟來日長自己來日短，所以應該處處替子弟著想，不應該處處替自己著想，代代相襲的『父與子』的衝突的悲劇，我們都應該覺悟著面消滅它！

作家長的，都是愛子弟的，是誰也不肯去『害』子弟，然而，『誤』之却正與『害』之相等這譬如：庸醫無論庸到什麼程度，他也決庸不到要去『殺』人那種地步然而事實上庸人『誤』人也正等於殺人了，這是一切作家長的人應該尋味的問題。

記得魯迅先生曾經在文章裡主張設立『父範學校』現在，我們真感到那是一種必要，是一種必要了。

生
活
之
書

生活之書

朋友：倘如你感到就這麼混下去以了結人的一生成件如何可悲的事的時候，那麼似乎你就該重新起來再幹一點什麼了！然而你仍然對於眼前的現境表示着無限的流連和眷戀，你這個人豈不是愚蠢到『明知前面是井，却偏要向前跳』那個程度嗎？

生活對於你，也許給你無限的威脅和凌辱吧，它將永遠不會像愛人的手掌，那麼輕輕地摩娑着你的青春；同時你的青春又不是單單地祇靠着愛人手掌的摩娑就可以感到滿足的喜悅，那麼你的人生中底確有着『不平』了。

一樣的，誰你對於人生的怨言是一種可笑可憐的舉動；實際上我也同樣地對人生不會抱什麼好感：祇是，僅僅地靠着我們對於人生一點內在和齒牙間的敵意，是扭不轉『人生』所加在我們身上的重壓的力量的。倘如真的我們不堪受『生之痛』而若疾視它彷彿——就當作——是我們敵人一般的話，我們就談記念起那一句偉大的。

箴言：『消滅敵人，就是爲的不被敵人消滅。』這意思也就是說，消如我們要求着絕厭的『我之生存』的話，則必需抗禦和擊退一切宿命和自然之神所威臨於我們生活上的對力的。

我們永遠不該否認的，『要活下去』是我們的本能，『怎樣活下去』，是我們的『智慧』；^嚴消如沒有『要活下去』的『本能』，當然根本就不需什麼『怎樣活下去』的『智慧』了；可是，^嚴消如沒有『怎樣活下去』的『智慧』，『則要活下去』的『本能』，則適成爲一積累贅了。

人生究竟是怎樣一個東西，宙宇究竟是怎樣從混沌中跳了出來，這並不是說我們根本必管它，實在是我們管它不得也，就是我們現在還不到管它的時候。總之，人之類是要活下去的，而且是需要幸福一點地活下去的；^假消如人類不要活下去的話，則天下可以太平；^假消如人類既使要活着而是隨便就可以活着的話，則天下很多男地就能相安無事了。

佛耶的教義，是要消滅本能的，他們說人不生都可以，生也是爲着歸宿到神國天堂；老莊是要消滅智慧的，他們說太古世界是理想最美麗的樂園，因爲他們覺得『聖人不死，

大盜不止』，以爲『至老死不相往來』就可以解決人與禮間的一切紛爭了。可是，假如人間真的盡數萬氓成爲佛耶莊老之徒的時候，世界果然成爲一種什麼世界了呢？

人是有『死之恐怖』，也有『生之恐怖』的。由於『死之恐怖』，人類才抗禦滅亡的來臨，由於『生之恐怖』，人類才能生出理想的熱念！除了這個，是莫可解釋『生』，也莫可解釋『死』的。形而上學的玄虛的思辨，祇好留作一張素紙等待未來世界的人們去填補吧，一切的預言家之預言，實在都是滑稽不過的滑稽。

朋友：『生活』是一件『現實』的東西，它是要以『實力』來證明，是要以『實力』來創造的，一切之『空想』與『幻念』而祇是夢中的世界呵！

真理之辯

真理是什麼呢？我們不能拿着一個單純的信仰生活和一個假定的哲學體系來解釋它；我們應該把它，就像古人之對於『神』的解釋那麼廣汎而具象起來：我們要承認惟有方便於人事的一種動力，就是真理的表徵。

我們是說它要明白，要一貫，要有效用，這就是真理。

真理是要我們憑信的，真理是要我們必得憑信的。倘如它不『明白』，那便是玄虛；玄虛該教我們怎麼憑信呢？倘如他不『一貫』，那便是不絕對的了；不絕對又教我們怎能相信呢？倘如它沒有『效用』，那麼，它於我們是無益的了，對於我們無益的東西，又該怎麼教我們相信呢？真理決不玄虛的，真理是絕對的，真理是有益於人的呵！朋友，你想想，倘非如此，即使有所謂真理，於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

你該知道：真理不是黑格爾，不是費爾巴哈，不是蘇格拉底，不是耶穌，不是釋迦牟尼，也不是我們的孔，孟，老，莊，而是那最合邏輯的人類幸福的理想呵。

黑格爾底是一種理想吧，費爾巴哈底是一種理想吧，釋迦牟尼底是一種理想吧，孔，孟，老，莊底都各是一種理想吧——他們都各有他們的理想邏輯在；然而在我們要來看哪一種理想實現的可能性大，哪一種理想帶給我們的幸福成分最多呢？我們要擇定一個那就是真理。（將來還有，那就不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了）。

真理是一種手段，而不是一種目的，所以我們應該記住那一句名言：『真理乃是時代

的產兒。而非權威的產兒！」（培根的話）

真理的原在的實體是不變的；代表真理而展現的一種形態是變的。倘如我們把『現象』誤執作『實在』，也就是我們把『真理』誤認作『定理』了。如果那樣，便要流作一種『機械』的說法。我們該知道：『定理』是無機的（屬於自然科學的）。『真理』是有機的屬於社會科學的。『定理』是永久無移，『真理』却不斷演進。『定理』祇是說明了一切，『真理』却能創造一切——這就是說『定理』的本身便是一種目的，而『真理』却是一種手段的

所謂客觀的現實，就是我們對真理的批判；唯有真理的天度才足以批判客觀的現實。憑信真理，並非迷信真理；服從真理現並非盲從真理。真理是由感念而來，不是由觀念而來；真理是由認知而來，不是由信仰而來，相信一切，懷疑一切，懷疑一切，認識一切——這就是真理，真理就由此產生！

緊緊地記着：真理就是最合邏輯的人類幸福的理想。在迢遙的過去，我們要擇定；在遼遠的未來，我們要發掘一個什麼能兌給我們以『最大值』的——那個便是！

習慣的擺脫

『習慣』這東西很奇怪，也很頑強吧？真的是不容易擺脫。然而，倘如想得開擺脫『習慣』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一個人爲什麼要受『習慣』的束縛呢？這又不是『玉律金科』，這又不是『天經地義』爲什麼不可更改？難道你說是不『能』更改嗎？你可知道，從數千年以前至於數千後的現在，我們的『習慣』已經不知道更改過多少次了——就拿最顯明的一個例子來講吧，你是否看見由於一條小辮變爲一個光頭；由於一光頭又變爲蔚然分髮了呢？你是否看見由於跪拜大禮，變爲長揖不拜；又由長揖不拜變成脫帽鞠躬了呢？朋友：『習慣』嗎？『習慣』在我們的『習慣』中不知道已往變過多少次了。

你十年前的『習慣』，決不同於現在的『習慣』吧？你在鄉村裡的『習慣』，決不同於在城市裡的『習慣』吧？『習慣』完全是一種無形無質一點都不具體的騙人魔師呵；你墮入術中，便不覺成爲他的俘虜了。

社會的『習慣』，無論是好是壞，我們不能盲目地去履行，去服從，去因循地過活；我們應該跳出這『習慣』的圈子外，用客觀的天度來嚴格地——考查它和我們的生活究竟有什麼關係；倘如對於我們是有益的，當然們要愛護它；倘如對於我們的生活竟有害，則我們要它何用？

沒有一點疑問，好『習慣』要保存；壞『習慣』就要打倒？可是，什麼是好『習慣』呢，什麼是壞『習慣』呢，那就要看對於我們生活的利害關係。

你看過那歷史上的巨人嗎——哪一個偉大的哲學家，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藝術家，不是推翻舊的習慣造成新的習慣呢？譬如那林肯的解放黑奴，譬如那費爾巴哈的創立了文學的新的體系，譬如那戈里該育成了新的文學，不是跳出歷史的龍而創造一種新的歷史嗎？我們是不該作歷史的奴隸，而應該作歷史的主人的；若要作歷史的主人，想創造歷史，就不能囿執於一切歷史的『習慣』之中！

受『習慣』之束，因而喪失概毀滅其生活的本能，非但可悲，亦且可耻！朋友：『習慣』是人作成的，就你自己也會作成一種『習慣』呀，倘如你真的爲它所擾惑甚至於

囚執了，豈不可笑？

朋友，你說是『習慣』不易擺脫嗎？

不以成敗論英雄

一個人形式上的成功，未必就是真的成功；一個人形式上的失敗，未必就是真的失敗。這就是不以成敗論英雄。然而我們非得批判他所處在的社會背景爲何，和他本身的素質爲何。譬爲說明末的李，張之軍，怎樣說也祇學一種流寇而已，因爲他們是乘着天下之亂，集烏合之衆成爲大掠奪的，這是本身素質問題。一向我們更知道社會的條件能夠低昂增減人事業的發展的勢力的緣故。譬如說，卡爾之事業不能成功，衣利起却能把他的事業作成功了，這並不是因爲見利起的智慧比卡爾高出或衣利起的意志以及精力超過的卡爾的緣故，而是由衣利起所居處的環境所賦與他事業發展的條件更方便了些。這就是社會背景的問題。

在動的方面，我們是獲得如上的結論的，就是說以同一姿態從事於同一事業的，就有

着成功和失敗，或同樣的成功和同樣的失敗，我們來評定他是否英雄，不能依他們的成敗為標準，而要視他們本身的素質和他們所處在的社會環境而究查他們之所以成功和所以失敗的原因。成功與失敗是一點都不得作為批評的態度的。在靜的方面，我面更可以看到，歷來有許多山林隱士們，他們躲在窮鄉僻壤裡消磨着他們當世中的太平歲月，論起他們來，有人就說是『書生活用』，或『沽名譽釣』，這話也是對的，因為他們即使是懷有多大的抱負和材藝，然而他們沒有勇氣和毅力在人間顯示一下，究竟是雖有若無的。然而這究竟能否證明他們是有用無用呢，實在又是一個疑問。就以着人所盡知的諸葛亮先生來說吧，因為不是遇到劉備那麼好賢禮士，他終老尚賢，即使抱膝長吟，自比管樂，誰又肯相信呢，所以，遇到了劉備的是一個諸葛亮，不遇到劉備的又是一個諸葛亮，因此，我們也可以知道，古來的歷史正不知道有多少未遇到劉備而被埋沒着的諸葛亮呢，同時，我們更可以知道，在某種時代下，某種人感到力量既不足以濟正時代，又不屑於和時代同流因而便銷聲遁跡，却讓着那不足齒之脣得意忘形去肆行無忌，這在形式上前者是敗者成，然而就不能因為這種成敗評定兩個的材能。

天下更有許多偉人的生前事業却在身後發光的，譬如司馬遷，譬如屠格涅夫，譬如莎士比亞，都是身後而顯現光榮和更形光榮起來的。所以，不能就看眼前一時的成敗來論定一個人的材能，同時我們也不能在眼前一時的成敗來究論榮辱，一個真正的偉人，他的妙炬之睛，不但是能看到幾年後，幾十年，幾百年，而是以萬世千秋的大計作為事業的基石的，祇看到眼前一點點的人兒，才是愚夫蠢子！

可是，時在今日，我們是不需要英雄的，而是需要人，也就是唯能和羣衆打成一片，換作有用的人，我們才能承認的——因為惟有羣衆的生命才會萬古千秋！

有志者事竟成

所謂『有志者事竟成』這句老話，是有它的道理在的。不過所謂『成』，是有『大成』、『小成』的區別。人祇要有一貫的信心與不息的勞動，工作決不是浪費的，有志者又豈能無成呢？祇是因為遭遇的關係，影響工作的成果，外在的一般條件往往妨害了一個性能的發揮，這有時的確就能阻得一個人意志去的進路。譬如說一個人胸操經商勝術

的人，他本來可以決算發奇，但他沒有本錢就使他的意志受了挫傷，然而這種人，祇要稍有一點機會，顯現身手，仍然可以幹出一點事業的。可是，那就得經過相當時日的掙扎與奮鬥了；也要因為時日的限制，使他不能完成他的宏願在他的有生之年——所以如此場，就是因為他的謀求資本已費去一部分的光陰了；倘如他根本不在資本上不成問題，那麼這部分的先部，不已經製或一部分的事業了嗎？所以，『有志者事竟成』這句話，是對的，人生究竟是能創造環境的；然而却因為意志人生終究不能不受環境決定的原故因之『有志者事竟成』，也就有了『大成』和『小成』的區別。可是『有志者事竟成』這句話，畢竟是有它的道理在的——雖然是一句老話。

卡爾先生事業的成功，一半是由他老友恩格爾斯的力量，不能，他的生活恐怕都不能挨過去，又怎能從究執筆完成他千古不核的巨作呢？這完全是遭過上的問題：我們相信倘為卡爾先生不遇到恩格爾斯，他的事業的發展一定必得轉換方向的——這就是環境決定意志不過，我們又相信，若非是卡爾先生決不會遇到恩格先生那樣的義友——這就是意志創造了環境。

在這裡，我們惟有望於那一切有志爲了建設人類共同生活、互相幫助，互相提携，以最大的力量來同情，來相愛着，造成一個共有的優良環境，在這個環境中，創造共有的『成功』！

災病中的感情

一句爛熟的話：『健康比如朋友，失掉的時候，才感到珍貴。』四五年來，我就是感到這樣切身的痛苦；想到古人『也許有用的身子』那句話，對自己不禁有着無限的悲哀和愛憐。

然而『死』是有着恐怖，『生』也是有着恐怖的；當一切理智混沌感覺模糊而『生之恐怖』與『死之恐怖』的勢力相等的時候，又忽然對於自身的什麼都置諸意慮之外了。

『用它去吧』是一個對待一切沒有辦法的事的最好辦法。魯迅先生的一句僅有的軟弱話，偏偏是被我們『不學而知』而習用着了。可是，當一個人對於一種事物感到『無論如何』的時候，除此，他不『由它去吧』還如何呢？

疾病與災難，給予人的痛苦，與其說是折磨，不如說是教養吧；我向來不會感到所謂『痛苦』能給予悲哀的，我常常信念一位朋友的話——他說：『痛苦是我們的力量』！當着『死之恐怖』來糾和『生之恐怖』來折磨我的時候，我愈感到青春門力的無限和它的必要。

肩上的擔子壓得愈重，腰便要捉得愈直的。痛苦比如是爐火，對於鋼鐵，它恰恰是一種恩物吧；然在鉄鋪，却不能不把它當作了敵人。

看了一部小說裡的壯言：『消滅敵人，就是爲的不被敵人消滅。』對於病，我又不能『由它去吧』了。我對病抗奮，我掙扎着！

許多朋友勸着我『休息休息』吧：實際上我本來就每天過着安樂和平的日子，再說是『休息』，除非是變態地死去吧？

假如說死的現象是『無知』，則『無知』便是死的象徵吧？假如死的現象是『無爲』則『無爲』也是死的象徵吧？假如是一個大寂寞，則當你太寂寞的時候，便該感到『死之恐怖』的威脅吧？……

人究竟是一種有機體的動物的，他不能『無知』，不能『無爲』，不能忍受『大寂寞』我是不能讓病來細倒我勞動的生涯的呀。

深深地念着巴爾扎克，一句話：『也祇有工作的時候，叫我忘了自己的苦痛。工作可救了我了。』這是痛苦的呼聲呢，還是愉快呼的聲呢？我說不出，我却覺到一種滋味——相反地他用日出裡陳白露的話說吧：『苦得很，也甜得很』，這位偉大的藝術家之所以復現『不息的勞動之爲藝術法則，和它之爲生活的法則一樣』的理念，還不由於這工作的感而來嗎？

人該相信，惟有不息之勞動，可以醫治一切病廢——身體和感情的——的悲哀，除此將無所憑依，甚至於無所衝突了。人們也許惡視工作的；然而人們却分明祇是工作才能償奉以幸福的感受。

帶着創傷而衝鋒的戰士，帶着疲倦而勞動的工人，同樣地能激起情感的高潮，是能收到不能以平的盡度所能測定的效率的，在病中，我特別地感到；在病中還能工作是最大的幸福的。

喜好孤獨，是一種病態，我也是這病態人中的一個。是很好醫治的一種病然而自己不能動手，『生活的習慣』也許是一個最有力的醫師，讓他來吧：我願意常常接近多些人使我『習慣』那和大羣相當的生活。

在病中感到多人對待我的感情的溫撫，覺得個人喜歡孤獨的寡恩。

然而，我却分明地喜愛這『孤獨』了。

夜是寂寞的，屋子是寂寞的，燈也是寂寞地相照着……一切一切都寂寞得如死去：但我心分明是安然了，感到幸福了，感到死一般的幸福了……

一位朋友和我這樣地玩笑着：『你長年過着獨身的生活，也許是因為太愛寂寞的原故吧？』

啊——天！人是誰，偏愛寂寞呢？……

恕我吧——上帝，我應該說一句老實話：『我沒有喪失生之本能，我不能偏愛寂寞呵』我說什麼呢，我說什麼呢……說起來也許使我的許多朋友動氣了。……

當我愛着寂寞的時期，就是因為那時期我感到一切的喧囂祇是無謂的喧囂……

我實在不能耐下去，對於那無謂的喧囂，在人間一些鍍金般的點綴，包藏着醜惡滑稽的內疚，自己說來也可笑，騙人的東西；反倒在人而前說東說西，是的，在這時候，我偏愛着寂寞了，上帝呵！說良心話：我怎能偏愛寂寞呢？……

可愛的朋友們，你們圍繞這孤獨的人，用着上帝一般的仁慈來摩娑着我生活的創傷；你們的氣溫那麼高，你們的言語那麼多，呵！我的血流加速了，我開感到友情的溫暖的一種力量，呵！朋友，我不願離開你們去接近寂寞。

被病折磨得最痛苦的時候，也許就感到『生之恐怖』較『死之恐怖』為絕裂了吧？是的，我常常想起釋迦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有人說釋迦是一個勇者，實際上釋迦才真是一個懦夫，他是感到人生完全是痛苦了的然而對於幸福，他却不能在『生』失掉，在『生』求得，他往另一個世界裡去鑽營去了不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嗎？

說到真正的一個勇者，他該得戰勝了『生之恐怖』與『死之恐怖』的，跳在『生』與『死』的恐怖的邊緣，運行着他崇高的意義，揮舞他那巖峻的人格，絲毫不現難色在災

病的生活中，創造出來新的歡喜，新的桃源，那逃出了現實，而想在虛無縹緲中建設一個地天，除非真真的白痴，誰能承認那不是可笑的行經呢？

所謂人生，人生的實有，就是在於這『生』之一刹那，在於『生』之世界中的，能征服了這個『生』和創造這個『生』，才是一個人生勝利者，才是真正地獲得了『生』。所以，在災病中，我沒有難色，我靡灰心，特別是許多友情的溫暖，更教育你新的鬥。我該歡喜，我該激奮！

啊，朋友：我告訴你了——在災病中我的感情的記錄；現在這都成爲過去的了；你相信：恢復了健康的我，經過災病中感情的磨洗，又添給我多少勇氣，多大信心！

雜感之感
(終)

後記

因爲編着一個報紙的副刊，每次的編輯之餘，順手便寫了一些雜感之類的文字，用以填補空白；這樣地寫了有幾十篇。本來，寫完也就算完了，却是有一些友人興致致地慫恿我：『把它搜集到一起印出來吧』；我覺得，這對於我也許沒有什麼損失，於是我的興致也來了。『印就印吧』。

搜集在這裡的，便成爲這本『雜感之感』。除了在自己編輯的副刊上所寫的東西之外，還有在『華文大阪每日』發表過的『雜感之感』；在『大同報』『家庭』版上發表的『關於家庭』；和沒有發表過的在某一個病期中寫的『生活之書』。

對這，我沒有什麼太大的企圖，祇是覺得：就用它來保留着某一時期的感情的記憶，還可以吧；就用它保留着某一時期愛它，愛我的友人們的感情記憶，也可以吧。

由我把這些文字搜集到一起，交給書店的負責人，之外我就什麼也不管了；我毫不爲

它命運的將來作任何打算（過去也沒有打算過），我一點也不想，也沒會想，它將怎樣現身於今日的文化市場之上。

我覺得，忠實於我自己的，是我自己，忠實於這些文字的，是這些字。對其它事，對其他人，我毫沒有作什麼『要求』的權利。

僅有的一點自信：即使它於今日有着求知慾，購書熱的朋友，什麼幫助也沒有；而它在爲我『保留一點記憶』的功能是有的。那麼，我是有權利來用這個解嘲了。

x

倘如凡有之生存，都該是可喜的；則這本書假使也感到它的生命的可喜的時候，那麼對於育成它生命的主人——一些慫恿將它付印的朋友，就不能不衷心地感謝着了。感謝着，是無可作爲獻禮的；也祇有憑着這生命的本身來替你（朋友）保留着某個時期的感情記憶了。

半年來給我寫作生活以極大的鼓舞的一個海外友人，是預定在這本書上寫一點什麼的然而現在他正在遼遠的地方一個長旅中，寫是來不及了。當我毅然捨去月計一百多元的

稿金，和感情唯一憑藉的寫作生活，兩個月以來迄於現在的孤苦可是安謐的時日裡，對於這位曾使我生活和感情得所憑藉而興奮着的友人，在此，我特別的是願意保留這個記憶的。

x.

x

看到了全樣，雖然心裡有好多『不自然』（慚愧）的感情；但一想『保留記憶』這一個解嘲的命題的時候，就心安了。

忠實於我自己的，是我自己；忠實於這些文字的，是這些文字。有着了這樣的感念，對於這本東西，被『稱』為『青年的願學』的我倒真的厚顏地『心安』了。

一一、二〇寫

重要處誤排更正

文中「法哲人康德」皆係「大哲人康德」之誤

一四頁 (Kant) 係 (Kant) 之誤

一四頁 (Hobbes) 係 (Hobbes) 之誤

五五頁 (Role) 係 (Role) 之誤

二頁「撤身」係「側身」之誤

